

本期專題介紹一九七〇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作家蘇辛尼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70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號 2

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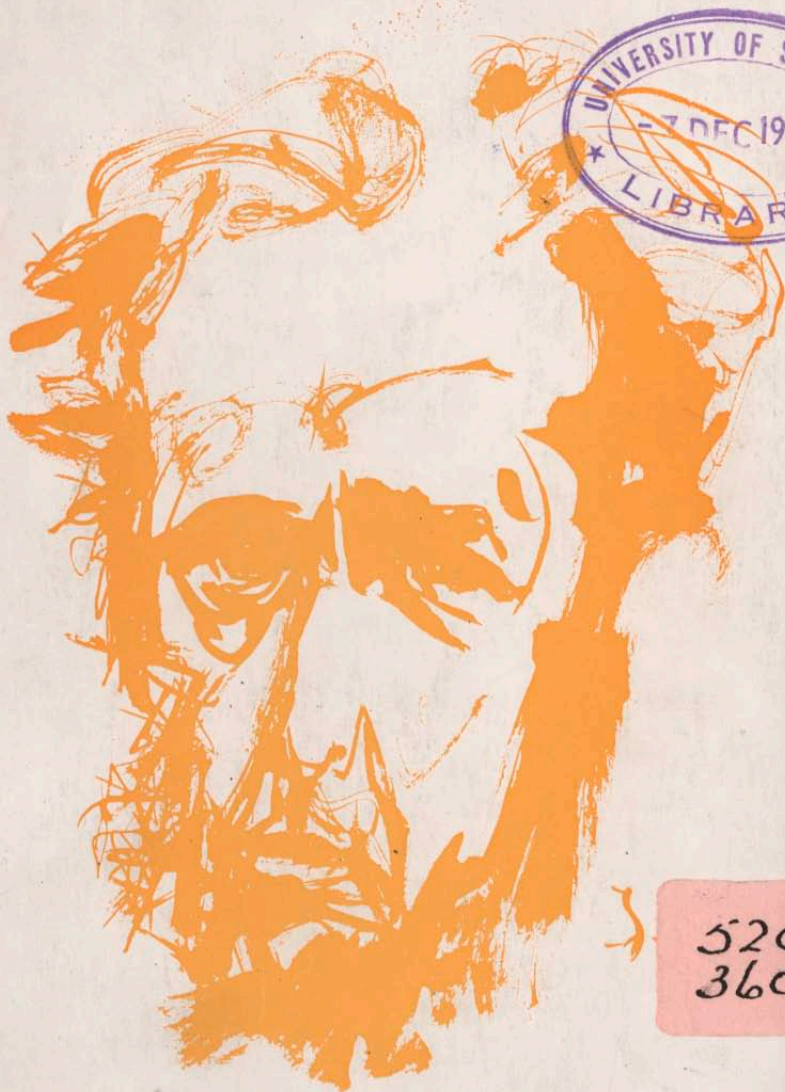
215

蕉風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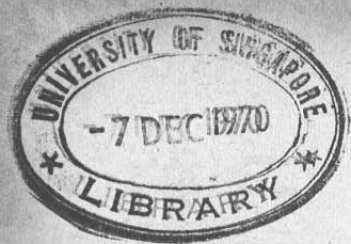
蕉風

215



5201
3600

520
360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矜 奴
 周 喚
 白 姦

215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70.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一五期

目錄

封面設計

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專題

蘇辛尼申畫像 04 牧羚奴

小說家蘇辛尼申 05 黃裕

亞歷山大·蘇辛尼申 09 梅淑貞譯

「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導言 12 弧鳴譯

「第二政府」蘇辛尼申 14 李國威

蘇辛尼申著：弔古戰場 19 李國威譯

創作

放逐 26 曉霞

心向死亡 29 落葉

又是一片陽光 33 陳君

笑，淚，拿破崙的 39 圓心鵝

詩創作

有一條小溪 45 零點零

詩評論

無言劇 48 牧羚奴
Memo 49 牧羚奴

戲劇創作

十五個詩人，十五種風格 50 何紹莊

狗捉老鼠 64 姚 拓

論述

更高的尊敬 74 賴瑞和
更高的尊敬以外的 84 編輯室

座談會記錄

文學的口語化 88 編輯室

名著選譯

尤里西斯 91 完顏藉譯

風訊 96 編輯室



作奴羚牧

像畫申尼辛蘇

黃裕

小說家蘇辛尼申 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

〔斯德哥爾摩十月七日法新電〕評選諾貝爾獎金的瑞典學院的一位發言人今日在此間宣稱：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人的姓名將於明日公佈。

此間一些觀察家斷言：蘇聯作家亞歷山大·蘇辛尼申（Alexander Solzhenitsyn）將榮獲今年的文學獎金。但是其他的人則猜測智利詩人巴布洛·奈魯達（Pablo Neruda）會獲獎。

〔斯德哥爾摩十月八日法新電〕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於今日頒予蘇聯作家亞歷山大·蘇辛尼申。

蘇辛尼申是一位敢于鳴不平的蘇聯知識分子，他以一部反史達林主義的小說；「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轟動文壇。

〔莫斯科十月九日法新電〕今日此間的知識分子及莫斯科新聞界認為蘇聯官方可能會准許榮獲此次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亞歷山大·蘇辛尼申前往斯德哥爾摩接受頒獎。

他們認為即使蘇聯官方最初對此項獎金的反應冷淡，但仍會准他出國。

蘇聯官方「消息報」今日發表一篇蘇聯作家協會的聲明說：諾貝爾獎金評選委員會「把自身拖入一個不適當的政治活動中」。這個政治活動乃「是由政治投機者所策動」。

消息報追述說：蘇辛尼申的一些著作會違法送到國外，並說蘇辛尼申去年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

之事會得到全國輿論界的「積極支持」。

這家報紙並未言及蘇辛尼申經已接受此項獎金的聲明，也沒有指出他是否准許前往斯德哥爾摩。雖然某些知識分子及新聞界相信蘇辛尼申將獲准前去，但是他們亦深感懷疑。

他們以為：此次事件可能會使到獨立不羈的作家面對新的更強烈的情勢。

蘇辛尼申的朋友都為他的獲獎感到高興，但也擔心他會因得獎而受到某種影響。

〔巴黎十月十三日法新電〕法國文學評論雜誌「法國文學」今日對蘇聯小說家亞歷山大·蘇辛尼申的入選為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人表示贊揚。

該雜誌編輯 L·阿拉貢 (Louis Aragon) 是共產黨領導層的作家及會員。

該評論說：此項選擇「是諾貝爾獎金存在的實証之一。」

一篇署名 Pierre Daix 的文章形容蘇辛尼申是「蘇聯現世最偉大的作家。」又說：縱使有許多阻擾致使他的著作在國內被列為禁書，但是從八年前他出版小說「丹尼賽域的一天」迄今，他的全部著作經已確証他是一位代表他的時代的作家。

該文指出：「將斯德哥爾摩評選委員會的選擇低估成爲黨派的行動是絕不附合事實的。」

〔莫斯科十月十二日法新電〕根據蘇辛尼申的朋友：他正在寫作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爲背景的作品，書名是「八月」。

蘇辛尼申現居莫斯科郊外著名小提琴及大提琴家洛士托洛波域 (M. Rostropovich) 的別墅。他將不發表公開聲明。

他的朋友幫助他守秘，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使他跟官方之間的已經複雜了的關係更趨惡化。同時讓他能一心從事著作。洛士托洛波域即是這其中的一位朋友，他最近在倫敦接受音樂學會的金章。

據接近蘇辛尼申的人的消息說：「八月」這部著作代表蘇辛尼申寫作的一個新階段。

到目前爲止，蘇辛尼申的全部著作包括著名的「丹尼賽域的一天」都是直接靠他個人之經歷寫成。他曾被囚禁於史達林的集中營內。

一九一八年，他生於高加索的 Koslovodsk，正值大戰結束的時代。

他的新著可說是他的第一部「歷史小說」。俄國農夫是書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八月」這部書與「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及「癌症病房」(Cancer Ward)的不同，這部書將在蘇聯出版。

蘇辛尼申的新著可與一九三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 Roger Martin du Gard 的「第波爾」(Thibault)系列著作相比，這部大書是以一九一四年八月的第一天為開場。

瑞典學院昨日接獲蘇辛尼申電報稱，他正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金。

蘇聯官方對於蘇辛尼申十二月十日赴斯德哥爾摩接受瑞典國王頒獎的計劃仍沒有確定的答覆。

蘇辛尼申的許多友人及敵人預測：官方將不會把他搞成爲一個殉道的烈士。

據接近上屆總理克魯雪夫的人士說：克老認爲官方對此事的處理，不應像他在一九五八年阻止波里斯·巴斯特納克前往接受獎金那樣，而應該准許蘇辛尼申去接受獎金。

克魯雪夫准許「新和平」的編輯 A·瓦多夫斯基 (Alexander Tvardovsky) 在該雜誌上發表「丹尼賽域的一天」，而使蘇辛尼申名震文壇。

「莫斯科十月十三日法新電」「文學公報」今日形容瑞典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予小說家亞歷山大·蘇辛尼申，是在表演一齣「不體面的把戲」。

這份著名的期刊聲稱：提名蘇辛尼申爲後選人是得到在日內瓦出版的蘇聯移民雜誌及「藝術和進展學會」會長芭斯昆夫人 (Mrs. Basquin) 的積極支持。

又稱：芭斯昆夫人在旅行蘇聯時，曾參予非常可疑的活動。

該雜誌說：西方新聞界對於蘇辛尼申中選的真正政治意圖毫不掩飾，西德報紙「世界報」清楚指出：此項獎金根本只是一種政治招術。

「莫斯科十月十五日法新電」南斯拉夫新聞通訊社在一則莫斯科快電報導中宣稱：蘇聯作家協會會長於星期三形容將諾貝爾文學獎頒予亞歷山大·蘇辛尼申是「一種煽動行爲……它具有政治與反蘇聯的目的。」

米格洛夫先生是在作家協會秘書處的一項會議上發表上述的指責。

米格洛夫先生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前此曾經數次批評蘇辛尼申在意識形態方面來說是不行的。不過，通訊社引用非官方消息續稱：雖如此，蘇聯官方仍然可能准許蘇辛尼申前赴瑞典接受獎金。

〔莫斯科九日訊〕亞歷山大·蘇辛尼申昨日宣佈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並表示感激，他說他希望能前往斯德歌爾摩接受獎金。蘇聯官方對於蘇辛尼申獲獎之決定沒有即刻的反應。莫斯科知識分子急欲知道蘇辛尼齊是否會像一九五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波利斯·巴斯特納克那樣遭受攻擊，巴斯特納克的主要著作「齊瓦哥醫生」與蘇辛尼申的作品在蘇聯均被列為禁書。

最初，當蘇辛尼申從友人處得知他獲獎的消息時，他並不相信。直到一位北歐記者通過電話告訴他這項消息時，他才相信這是事實。

蘇辛尼申以電話向 Per Egil Hegge 作一個簡短的聲明：「我對這項抉擇感到欣慰。我接受此項獎金。就我個人所能決定的範圍來說，我願在那有傳統意義的一日親自前去接受頒獎。我很健康。旅行對我的健康不會有害。」Per Egil Hegge 是一位代表瑞典報紙 Svenska Dagbladet 的挪威人。

去年十一月，當蘇辛尼申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時，「文學公報」曾表示他有自由可以隨時離開蘇聯，但是蘇辛尼申自認是愛國者，不願離開蘇聯。

James F. Clarity 作

梅淑貞譯

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阿歷山大·蘇辛尼申

莫斯科——一年前，一個蘇聯國內作家協會的高級職員問阿歷山大·蘇辛尼申爲甚麼他的小說（「第一圈」，「病症病房」）在本國受到排斥後而却在外國出版，破壞了蘇聯欲向世界展現的美好印象。

「你先回答我」，蘇辛尼申答道：「爲甚麼我的書在這裡不能出版？」

幾個星期以後蘇辛尼申就被全國的作家協會開除了，但他却已被好些批評家公認爲現存的蘇聯最偉大的小說家，他也被一般蘇聯知識份子與學生們視爲反叛蘇維埃權威方面的象徵英雄。

去年十一月蘇辛尼申被作家協會所開除的罪名是他協助誹謗自己的國家。一則官方的聲明還獻議叫他離境，這麼一來好像使到有關方面放下控告他的念頭，但也使到他與蘇聯公眾的關係更形隔離了。

他的作品中的精華——申斥史太林主義及反對現今蘇維埃系統的影響，加上一個有着尖銳理由的在一個集體社會裡對個人主義重甦的呼吁——也許將會像他的那些在西方國家裡被列為最暢銷書的名單中慢慢褪色下來。

但隨着他被頒與諾貝爾文學獎與他決定赴斯德哥爾摩領獎後，蘇辛尼申的事件又再被戲劇化的提出來了。

這個獎金的頒與，和蘇聯官方的反應，必定會重新開放蘇辛尼申，這個人與這個作家，那奇妙的充滿諷刺性的冷藏庫，引起國內外政界與文藝圈人士的關注。

阿歷山大·蘇辛尼申將於今年十二月十一日過他五十二歲的生日，第二天便是預定他領獎的日子了。他曾受過大學教育。一九四二年他被徵入伍，擢升為上尉，因受過傷而兩次頒與英勇勳章。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被逮捕判入苦力營八年，罪名起自他曾在封個人信中把總理史太林形容為「那個有鬍子的」。

在一九五〇年代裡他獲得官方釋放，這是在史太林死後。他就住在拉陽（Ryazan）的一個省城裡，一面教書一面寫作。

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值克魯雪夫大力貶斥史太林運動的高潮時，蘇辛尼申的短篇小說：「伊凡·丹尼蘇維治生命中的一日」，在總理直爽的通過下獲得出版。這本書的作者是在蘇聯書信裡一夜之間變成了雄獅。「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這本書對於一個史太林式的苦力營的生活有着真切的悲慘與深刻的描寫，使他不但贏得了那些動機起自於政治上反史太林主義的人仕的讚美，同時也驚動了世界的文藝批評界。

很多批評家都認為他的文藝造詣已超越了麥夏以·蘇羅格夫——他是蘇辛尼申最大的中傷者之一——蘇羅格夫，「靜靜的頓河」的作者，曾於五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好景不長，以前擁護他成為文藝界知名人士的政治獨裁主義的克魯雪夫運動，很快的就變成攻擊他了。

在以後的幾年裡，蘇辛尼申出版了好幾本短篇小說集，但在克魯雪夫反自由文藝與藝術期間就逐漸的靜默下來。從一九六六年正月起，他所寫下的東西就從未正式的發表過。最近幾年來，他被認為已完成了「第一圈」的續集，接着下來他可能正在着手寫有關一九〇五和

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的書。他的這些作品的原稿都保密得很，唯有幾個他最親近的朋友才有機會閱讀過。

阿歷山大·蘇辛尼申，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作家，是當代文學世界裡公認的巨人之一，也是在蘇聯傳統中自普希金、杜斯多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巴斯特納克以來的俄語大師。

就如諾貝爾委員會所說的：在他的作品中有一股道德倫理力量，為受苦的人類發出強烈的憐憫和同情，使到他的作品已經超越了他個人生活經驗的限制，並對人性條件投下了新的光芒。

大約於十年前托總理克魯雪夫之福蘇辛尼申才能出版他第一部的大師小說。那個有關蘇維埃苦力營的動人的與難以忘懷的描述，使蘇辛尼申幾乎在一夜之間在國內外聲名大噪。

蘇辛尼申已經公開聲明，說他願意接受並希望能親身去領取這個獎。

不管克里姆林宮的反應怎樣，諾貝爾委員會已對蘇辛尼申是個特出的現仍生存的俄語作家，並且是這一代的偉大作家的事實作出了惹人注目的承認。

——譯自紐約時報新聞處供稿

JAMES F. CLARITY 作

孤鳴譯

蘇辛尼申

「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導言

本文是蘇辛尼申的小說「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的導言，作者
是這部小說的譯者之一 Max Hayward 和 Leopold Labedz。——編者

毫無疑問的，蘇辛尼申的「伊凡·丹尼賽域的一天」一書，在蘇聯出版，是件轟動文壇的事。除了本書是本文學傑作以外，也可說是本革命文件。此文件將影響到在蘇聯境內的人民生活氣氛。這是一篇描述在史大林統治下被迫勞工殘酷生活的故事。

蘇辛尼申赤裸裸地暴露一個新的世界。二十五年來，史大林設立的集中營制度，直接與間接的，已成為蘇聯人民生活的一部份。當時在蘇聯很難找到一個家庭成員——兒子、丈夫、兄弟，或親戚，沒有在集中營的。蘇辛尼申所描述的事，很久以來，人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蘇聯以外的地方，這種事是很難使人相信的。

由於作者有高度寫作藝術技巧，故能創出比其他海外出版者，會身歷其境者，更深的恐怖和激變。近年來，在蘇聯文學界是比較可能談到史大林統治下集中營的存在。事實上，歸來的人數成為平常的事。但是這人造地獄的真相生活情形，到底是怎樣，從來沒有印出來讓蘇聯的讀者知道。

沉默的布幕掩蓋着這「集中營天地」，其厚度就如那白雪掩蓋着這世界上最大的土地。其範圍伸展到自高拉半島到馬加丹，從莫谷打到高里馬。

在被史太林扔下在墮落深淵中掙扎，蘇聯作家們遲早將與過去背叛過的人道主義作品妥協。那些作品會在世人眼中視爲是偉大的作品。此種重任落在蘇辛尼申肩上，他將恢復過去的文學和人類的價值。無情地暴露這無恥的制度這曾經是可鄙暴君的工具和具體現象的制度。蘇辛尼申已解除了那些無數蘇聯人良心上的痛苦。他們很久以來就知道這種無恥的行爲，然而一直保持沉默。如峇多斯基在序言中說：「這本小說的作用，在於有特別的真實感。他解除人們一向來應該說而不說出來的心情。因此加強和抬高人的高貴。」小說的力量使我們能分擔這種感覺。

一個民族的良心，不能以自滿的方式來滿足。那是可憎的虛僞。自從第廿屆代表大會，史太林的「錯誤」被推諉是「某種現象與個人崇拜主義有關」，但是蘇辛尼申的小說超越這種說法。

蘇辛尼申更進一步越過過去曾經可以公開討論的界限。他知道集中營並不是一個可羨慕社會的獨特事件——一個暫時「破壞社會主義」的不幸結果。其實那是那個社會的一小天地。小說指出有一種默認集中營的「外界」與「內界」是一樣的。一位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那不幸在鐵線內的人是大大同小異的。兩方面有同樣有關物質，精神污穢，貪污，苦悶和恐怖的故事。

關於書中的主角，蘇辛尼申又破例地採用一位普通平民。主角本身並不是一位典型的勞動英雄人物，能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有把握地闊步走上有光榮共產主義的前途。他是個謙虛、無經驗、樸素的平民。他不需要什麼，只努力地想過着正常的生活。他悲慘地爲保持他的誠實，自尊和自傲，在絕望中和那神秘的力量掙扎。可是因爲他的知識能力受限制，人類的尊嚴被消滅，他愛國的權利被剝奪。

到目前我們只聽到「一個人崇拜時期」的受獎犧牲者，在史太林繼承者開始改善的運動中，重點是「誠實的共產黨員受不公平的裁判」。現在首次蘇辛尼申告訴我們，數百萬的無辜良民犧牲他們的自由和生命，來換取「社會主義的建立」。

蘇辛尼申已消除了一切三十多年來有關集中營的謊言。所有的證據，顯示過去自稱爲「蘇聯的友人」者都被宣佈爲蘇聯和人類的叛徒。讓良心去解決這件事吧！

假如我們只考慮到蘇辛尼申小說歷史與政治方面，那是錯誤的。像其他偉大的藝術品，是超越地方和時間性的。他告訴我們某一個人，在某一個特別時間與地方，在想像中可了解的體地方，蘇辛尼申已成功地加強我們的信心，人類文明價值終於戰勝罪惡。

這本小說是部道德劇，裡面的那位木匠伊凡·丹尼賽域，蘇可夫就是「每個人」。

李國威

「第一政府」蘇辛尼申

（本文轉載自香港中國學生周報九五三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筆者按：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之後，我們才來大談蘇辛尼申，這任由我們怎樣解釋，都是一種諷刺。所以，在這篇文章裏，我假設了甲和乙兩個人物，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同時，我想蘇辛尼申對於這件事，亦有他的想法和反應。我從他過去的作品、書信和談話中去了解他的感情，把他描塑成一個沉默的第三者，在那裏聆聽甲和乙談話。或許，這也是徒勞的。我們素未謀面，我如何能够真正了解蘇辛

尼申。

甲 蘇辛尼申獲得諾貝爾獎，你知道嗎？

乙 當然。我們總算有些談話資料了。

甲 他爲什麼得獎？你又知道嗎？

乙 瑞典諸公說：他在發揚俄國不可磨滅的文學傳統中，表現了頑強的道德力量。

甲 這一回真是熱鬧極了。就我所知，得獎消息傳出後，右派拍爛手掌，左派咬牙切齒呢！蘇聯作家協

會還破口大罵說，這次頒獎含有不諱的政治陰謀；看來，當年巴斯特納中的事件，又會歷史重演了！

乙 你這個人真敏感！瑞典廣播電台的蘇聯專家不是說得很清楚嗎！這個獎頒給的對像是一位小說家，而不是政治家。讀過「癌症病房」和「第一循環」的人，都要承認蘇辛是個偉大的小說家。

蘇辛尼申坐在那裏，不發一言。今年接近五十二歲的他，被苦難和疾病磨折得蒼老極了，沿腮邊而下的鬍子黑得發亮，眼睛裏隱藏着智慧和堅忍力。他說過：「我的土地，我一生都在這裏渡過，我祇聆聽她的憂愁。」甲和乙的對話，不會引起他的反應。他自己早就知道，諾貝爾獎在他和政府之間，製造了一個決鬥高潮。

甲 我不敢否定蘇辛的藝術成就。然而，把這件事視作純粹的文學性事件，是不可能的。在蘇聯，蘇辛早有第二政府之稱，他在集中營渡過八年生涯，又在癌症病房養過病，他深切了解到蘇聯的疾病，他是他時代的最好見證；而且他有一枝筆以及頑強無比的鬥志力，當他發揮藝術的創造力和良知去勾劃這醜惡的生活時，無疑等於實踐了一個政治行動，給予蘇聯政府迎頭痛擊。多年來，後者壓迫他，磨折他，禁止他的作品出版，便是畏懼他的表現。現在，他赫然得獎，你叫後者怎不憂心和憤怒！你知道嗎？西方國家可以利用這件事來進行反蘇聯宣傳。

乙 啊！聽你說來，倒是有點道理，但我總不明白……

甲 什麼不明白？

乙 當年，蘇辛的小說「伊凡的一天」何以獲准出版，而「第一循環」和「癌症病房」卻被禁了？理由很簡單。「伊凡」的出版日期為一九六二年，適值蘇聯出現另一次「解凍」局面；赫魯曉夫為了加速進行反史太林運動，把一些攻擊史太林的作家都捧出來了。「伊凡」這小說寫出史太林時代一千六百萬俄人在集中營所過的悲慘生活，意義深長，筆法有力，不單知識份子，就是一般俄國人民，讀之俱被感動；拿它來控訴史太林，是最適當不過的了。後來，赫魯曉夫下台，布列茲涅夫和柯西金當政，恢復壓迫知識份子的政策，那麼，直言無諱的蘇辛，自然無處容身。

乙 他就這樣屈服了嗎？

甲 當然不！一九六七年五月，他曾先後上書第四屆作家會議和作家協會，要求解除言論控制的桎梏，

他指出文學藝術應有獨立自由的生命。可是，你且聽聽作家協會第一書記費丁的滑稽話：「蘇辛尼申的來信令我深感悲痛。我們當中，無人否認他的才華，可是他的話卻像一巴掌擱過來。」「作家亞歷山大·蘇辛尼申本可利用他的文學能力為國服務，排斥敵人，但他不願意這樣做，這是沉痛的事實。」

蘇辛尼申仍很沉默。他在回想當日的情景。事實上，他一直都在懷念和抒寫過去的生活。他想起高加索山麓的故鄉基斯洛伏斯克市；他的父親——一位在他出生前六個月的一次行獵中喪生的炮兵軍官，他的母親，一位含辛茹苦養育他，與他共同熬過二十年代飢荒和三十年代「統制經濟時期」，後來患肺病死去的淒涼女人；羅斯托夫大學攻讀數學的日子；他的糟糠之妻希托絲卡雅；集中營和癌症病房等。他曾高喊過：「在他有生之年，一個作家的筆不應被剝奪。」甲和乙看不見蘇辛，仍舊與緻勃勃的談話。

甲 我再告訴你，蘇辛比巴斯特納克更具危險性。巴斯特納克是一個遠離生活的人，蘇辛卻活力充沛，充滿戰鬥力。他說過：「沒有人可以封鎖真理的道路，爲了推進真理，死亡我也接受。」

乙 難怪蘇聯著名的詩人耶夫士欣可也說，傳統的俄國知識分子等於一個無形政府了。現在，我才明白它的意義，我想，蘇辛會出國領獎吧？

甲 照我所知，蘇聯政府可能批准他出國，但將乘此機會把他永遠放逐。有人說，在國外，他會成爲沒有羣衆的領袖；在國內，他還可以身作則，給年青的作家和人民灌輸勇氣和信心。這個問題倒是見仁見智。

乙 怎麼見仁見智？我就沒有什麼看法了。我祇知道，他對記者說，他接受諾貝爾獎，他將依照傳統的方法，親赴瑞京領獎；他的健康狀態十分良好。

甲 我想，問題在於他能否面對流放的威脅。他的朋友都說，他徹頭徹尾是個俄國人。他與俄國的關係根深蒂固，假如他無法歸國，就犧牲了見證人的身份。沒有這條根，今後的作品能否深刻動人，是一個大疑問。可是，有人指出，他在蘇聯居住，心靈和肉體都受到損害。他很渴望得到一個安靜和孤獨的環境繼續創作。因此，選擇流放，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

乙 創作的代價這樣巨大，我真有點害怕。

蘇辛尼申心裏想，憐憫和恐懼都是徒勞的。在生命洪流的前頭，一個人無法退後。他熱愛創作，他經常每天寫作十六小時，以望早日完成一個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建國的三部曲，他在爭取時間，他有點疲倦，可是，他要反抗。

甲 你喜歡蘇辛的作品嗎？

乙 當然喜歡。論風格和思想，他都保留了俄國的美好傳統，絲毫不受西方的影响。他所創造的人物，泥土味十分濃厚；他所刻劃的生活，流露出深沉的民族尊嚴。舉例說：「伊凡」一書內心腸良善的蘇渥哥夫，便是俄國文學中典型的可愛人物；「瑪茲沃娜的家園」裏的婦人瑪茲沃娜既貧窮而又孤獨；她熱愛幫助鄰居，可是，村裏的人不大重視她的存在，後來，她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了，人們開始懷念她。蘇辛的態度，在結尾一段中表現得痛快淋漓：「沒有這心地良善的婦人，一條村，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無法生存。」這些平凡的人物，有哭有笑，有血有肉，使人想起陀思托也夫斯基的小說。

甲 陀斯托也夫斯基？我說蘇辛是秉承了托爾斯泰的衣鉢。把日常生活的瑣事搬到一個偉大的背景上，是托翁的拿手好戲；這種自然流露的民族尊嚴，也是托翁所有；祇不過時代不同，蘇辛的聲音比較粗豪和苦澀罷了。

乙 無論如何，他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托也夫斯基等大家是一脈相承的；他是這連鎖中的一個巨人。

甲 我想，他的成就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把俄國口語活生生的搬到作品中，使一般俄人讀來，頓生親切之感。南斯拉夫前副總統曾說：他喜歡聆聽蘇辛作品的聲音。他覺得蘇辛比巴斯特納克重要，因為後者祇表了知識分子對政府的反抗，後者卻代表了整個社會對政府的反抗。我想，除了思想內容以外，這和他的語言功夫很有關係。

乙 聽你說來，作家實在無法擺脫與社會的關連了。

甲 絕對不能。翻開俄國的文學歷史，你就知道，每個偉大的作家都有崇高的社會使命感。托爾斯泰竭力保護農民，協助他們逃過宗教迫害的魔掌；普希金孕育的民主思想，刺激了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

革命，高爾基力圖阻撓布爾什維克的清算運動；巴斯特納克象徵道德價值；至於蘇辛的角色，我們在上面提過了。

乙 有一點我不明白，蘇聯某些人士竟說：「癩症病房」違反人道主義；它要表現的，不是醫學問題，它是一個腐朽和死亡的象徵，對民衆的心理危害甚大。

甲 它所象徵的東西，在蘇聯社會裏是千真萬確的；然而，長久以來，很多作家都在逃避這個問題。這才是無可救藥的病症。我認爲「癩症病房」具有嚴肅的正面意義：生命克服死亡，未來克服過去。在重重誤解和迫害中，蘇辛得到什麼安慰？

乙 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安慰。

蘇辛垂下頭。「安慰」兩個字刺痛他的心。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不是爲了個人的作品獲得出版或甚麼；他是關懷整個俄國文學的命運。過去，她會征服世界，現在她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地位。在西方，很多人都說，俄國小說已經壽終正寢，他要否定這個說法，唯一的辦法就是創造真正優秀的小說。這是他的夢，也許更是他的安慰泉源。諾貝爾獎某程度上實現了他的夢；然而，他的小說一天不能獲准在蘇聯出版，他的夢也就無法完美。同時，他充份了解到，他是風前的蠟燭，祇有短暫的時間，來照亮這世界。

A·蘇辛尼申原著

弔古戰場

李國威譯

(本文轉載自香港中國學生周報九五三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譯者按〕這篇短篇小說原名 Zakhar Kalita (薩哈小袋)，我把前面不大重要的一段刪節了，又把題目改為「弔古戰場」。因為蘇辛尼申借此故事緬懷歷史，並表達出他對俄國大地的熱愛，其意義是很明顯的。古里戰場乃一三八〇年俄軍與韃靼人會戰之地，也是二十萬俄人埋骨之所，歷史的環結應該緊縛每個俄人的內心。

這篇小說寫於一九六六年，是一九六三年與一九六七年間，唯一批准在蘇聯刊登的蘇辛尼申的作品。

在這蠻荒戰場的中心，人們建築了一座紀念碑和教堂。教堂的圓屋頂十分怪異，從遠處看來，是個啞謎。這個啞謎很容易便打破了。當地居民移走五個圓屋頂的碑頭，據爲己用，使圓屋頂變成透明。它們保留精巧的架構不受損害，但祇能素描出一個輪廓，遙遠觀之，像個海市蜃樓。

相反而言，那個紀念碑從近處看，亦很有趣。一個人除非走前撫摸它，否則無法知道它是怎樣構造的。它是上世紀，超過一百年前的建築物，但採用金屬來建造碑塔的意思是十分現代化的，祇不過到了今天我們不會再採用鐵。紀念碑長達三十呎，用刻有圖案的鐵片製造，鐵片之間由螺絲釘在內裏銜接，外面看來天衣無縫。整個紀念碑像是一氣呵成，祇有時間——或說孫兒和曾孫——把它砍得傷痕處處。我們在空曠的田野步行了一會，開始走近這地方。我們心裏以爲它是荒棄的，我們不會遇見任何人。我們邊走邊想，爲何這地方落得荒涼如此？這裏不是決定俄國命運的地方嗎？這裏不是改變她整個歷史軌道的地方嗎……然而它在這裏，無人過問，無人知曉。

我們是錯了，多麼令人興奮！首先，在紀念碑的不遠處，我們遇見一個頭髮灰白的老人和兩個年青小伙子。他們丟下背囊，伏於草地上，在一本大書裏寫着東西。我們走前相問，才知道他是一位文學教師，兩個孩子是他鄰近邂逅的，那本書與遊覽指南差不多。但這兒並沒有博物院；在這荒涼之地誰敢希望找到它呢？

突然一個龐大的影子把太陽和我們分開。我們轉過頭來，面對古里戰場的看守人——一位受命保衛我們底光榮的神靈。可是該怎樣形容他呢？他？還是他的行囊？他手携一個簡單的行囊，裏面裝得半滿，看樣子並不十分沉重，因爲他整日携帶着它不覺疲倦。

看守人是個樣子粗壯的人，外貌像個盜賊。他的手脚結實，恤衫的鈕扣打開，帽子角度歪斜。他的紅髮從帽下脫穎而出，而他這個星期顯然沒有剃鬚——上個星期也沒有——但面頰上卻有一條新鮮的紅痕。

「呀！你們畢竟抵達了，你們是怎樣來的！」他徘徊左右，以不大歡迎的態度招呼我們。

他貌甚憤怒，彷彿四周是籬笆，被我們穿破一個小洞溜進來似的。我們向着樹叢旁的腳踏車點頭示意。他拿着袋，像要登上火車。從他凝視我們的神情看來，他會隨時檢查我們的護照。他楔型的臉孔瘦削不堪，給人猶疑不決的感覺。

「我現在警告你們，」他說：「不要摧毀這裏的植物。我的意思是，那些腳踏車。」

看守人穿着無鈕扣的夾光，衣裾長而寬大，很像水手服裝，而且四處有補綴的痕跡。它的顏色不可思議——灰色棕色莓色。衣領上一顆寒星閃爍着。初時我們以為它是一個金牌。原來不是！它是十月步兵組織的星狀徽章，內裏的圓圈刻着列寧的肖像。他在夾克底下穿着一件白邊的藍色長袖恤衫；並在腰間繫着一條鑲有五角星的軍用皮帶。

「喂，」他比較溫和的詢問那個教師說：「你還沒有寫完嗎？」

「就快了，薩哈」後者堅決地說。

「你呢？」（這回又嚴厲了），「你要寫嗎？」

「遲些。」我趕忙補上一句問話轉移他的注意力。「這紀念碑何時建造的？你知道嗎？」

「什麼！」他被觸怒了，憤憤不平的喘氣和咳嗽着。「你以為我在這裏幹什麼的？」

他謹慎的放下行囊袋，從衣袋裏拿出一張文件並打開它。它是練習簿中撕下來的一頁，上面用大草字母寫着獻給頓河之神幾個字和紀念碑的建立日期——一八四八。

「這是什麼？」

「這，朋友……」薩哈嘆了一口氣，自然表現出他的性格並不如起初那樣強硬。「你要明白，這是我從碑文上抄下來的，因為每個人都想知道紀念碑的建立日期。如果你喜歡，我可以給你看看從前安放碑文的地方。」

「那碑文怎樣了？」

「村裏的魔鬼把它偷了，我們沒有辦法。」

「你知道是誰嗎？」

「當然知道，我從他手上得回部份碑文——祇是一部份——但其餘的仍然在他那兒。假如我得回全部，我會把碑文從新釘好。」

「爲什麼他要偷去碑文？」

「他家裏大派用場。」

「你不能向他索回嗎？」

「嘿嘿！」薩哈對這愚蠢問題搖頭不已。「問題就是，我沒有權力！他們連長槍也不給我，雖然我需要的祇是一枝自動步槍。」

看着他頰上的疤痕，我想不把槍給他是對的！

這時，教師寫完東西，把遊覽指南遞給他。我以為薩哈會順手把它放進袋裏或夾在臂下。可是不——我們錯了！他揭開帶有臭味的夾克的衣裾，就見下面的線部上縫着一個用麻袋布製造的小袋，其大小與遊覽指南相若，剛剛把它容得進去。小袋中有一條狹縫，用來安放借給遊客使用的鈍鉛筆。

薩哈見我們被他打動了，便拿起地上的袋，聳肩膊，展開步伐，向一旁的樹蔭走去。他先前招呼我們的挑釁性意味已消失於無形。他坐下，肩膊聳得更高。他點亮一口烟，帶着無限憂鬱和傷慟的神色吸着它，彷彿在這戰場上死去的人都是他的兄弟，表兄弟和兒子，沒有他們，他不知怎樣活下去！

我們決定在這裏消磨整日整夜，看看詩人布洛克筆下的古里戰場的夜色。我們悠閒的走到紀念碑前欣賞教堂的空殼，或到田間散步，幻想九月八日那天戰士們站立的位置，或攀登紀念碑的柔滑的鐵身。

在我們之前一定有人來過，真的！魔鬼們並不缺乏氣力，他們或把鐵身抓傷，或用鐵釘把它劃花；氣力較弱的在教堂的牆壁上用木炭寫着：「由八時五十分至深夜零時瑪麗亞的丈夫和尼古拉會逗留於此。」「分區會議代表會逗留於此……」「……逗留於此」，「……逗留於此」。

諾戈蒙的三位年青工人駕着電單車風馳而至。他們輕盈的跳到紀念碑上檢視一番，溫柔地拍着它灰黑的身體。紀念碑的構造鬼斧神工，他們驚嘆之餘，對我們頻加解說。於是我們說出古戰場的往事。

事實上誰真正知道這場戰爭的地點和過程？根據古書記載，蒙古韃靼的騎兵衝破我們的步兵線陣，砍殺一番，再把我們的殘兵逐到頓河河渡，企圖一網打盡。頓河的將軍深解敵意，早已準備了抵擋的辦法，那不是每一個偉大的王子都能做到的。他留下一個衣服華麗的傀儡在他旗幟下，而他喬裝成普通的戰士奮勇殺敵，人們看見他一口氣迎戰四個韃靼人。祇是偉大的王子亦無能為力，他的甲冑被刺破了，負傷遁入樹叢中。我們的殘軍被敵人踐踏和苦苦追殺。斯時從敵人背部的樹林中，另一位俄將帶領援軍大舉殺出。他把面前的韃靼人殺得東竄西跑，然後瘋狂的揮動兵器，直取敵將首級。從這利那起，俄軍士氣大振，他們一躍而起，像銅牆鐵壁般壓撼韃靼人，把他們追殺十里，直抵敵巢。（這裏傳說有很多個版本。一位鄰村的老人就說，大霧不散，敵將誤認橡樹林為俄軍，驚呼「基督教農民的上帝萬歲。」說罷，落荒而逃。）

戰後八天內，俄人收拾殘軍，埋葬死者。

「有一個不會埋葬，他們把它留在這兒哩！」諾戈蒙村的木匠開玩笑說。

我們轉身一看，忍不住大笑起來。是的，離紀念碑不遠處，一位疲倦的戰士俯臥着。他面向泥土，光禿的頭壓得低低的，四肢伸開。他沒有盾，沒有劍；代替甲冑的是一頂破帽和一個行囊。（值得留意的是，縫着小袋的夾衣衣裾並非壓在肚下而是散佈在他身旁的草地。）假如他不是醉了，而是熟睡或陷入沉思之中，那麼他四肢伸開的樣子表達了真正的悲哀。他和整個田野是和諧的，他們應該鑄成這樣的一個鐵像，把它留在那裏。

可是作爲一個勇敢的戰士，薩哈雖然身高丈八，仍不免有點酸。

另一位年青人突然不耐煩的說：「他不想在農莊工作，所以選了這份小差，乘機曬曬太陽。」遇到新來者，尤其是那些樣子惹人厭煩的，薩哈總是飛撲過去，這情形最令我們不滿。日中，還有好幾個人抵達。他聽到機器的聲音，便跳起來，一抖身子，充滿威脅的降落他們面前，好像不是他而是他們要向紀念碑負責。人家沒有做出殘忍的事，或祇做了少少，他便大動肝火。他的怒火這樣狂烈，我們真害怕他的心臟要爆炸！

「你們想什麼？」他揮動手兒指斥四個汽車遊客。「我會忍耐，忍耐，然後到文化事務處處長告狀。我會乘着渡假的時間到莫斯科去告狀！」

可是當他看見遊客們被嚇驚了，無意和他作對，他便走到一旁，蹲下身來吸煙。

整天裏，我們四處遊蕩，有好幾次遇見薩哈。我們發現他走路時一隻脚用力較重，於是向他追問因由。

「前線的紀念品！」他驕傲的回答。可是這一次我們不相信他，這混蛋，太愛矯揉造作了。

我們的水喝乾了，我們走前詢問薩哈：水源在那裏？水？你們問得正好，他解釋說，這裏沒有水井，他們卻吝嗇金錢不願掘井。好一個著名的戰場！唯一有水的地方是水坑。要水井嗎？請到村裏去。

現在，他把我們視如知交，不再對我們暴跳如雷了。

一次，我們在古蹟的壁畫上亂劃亂抓。薩哈高聲抗議說：

「你們且看看，它們屬於什麼年代？沒有一幅是新畫的。無恥之徒在我出世前便做了手脚。假如現在有人給我看見……或許，有些豬糞在教堂裏，亂塗牆壁，可是我祇得一雙腳呀！」

教堂——名字取自那位俄軍統帥——的建築類似一個真正的堡壘——是結實石板組成的固體。教堂中心有個切斷的金字塔，是個橫互的建築物，設有一個隙望塔和兩個圓型的堡壘塔。寥寥幾個窗子有如

「你把號碼交給誰？」

「當然，誰也不交，我自己留着它……你看見嗎，他們建造了一所迎賓館，這我也要負責守衛。」我們當然看見那間茅屋。它祇有一層高，有幾間房，它的工程差不多完成了，但全部都鎖着。窗子是裝上去的，有幾塊玻璃已經破爛。地板鋪着灰泥，還差少許才完工。

「你容許我們在那裏過夜嗎？」（日落時，一陣寒意升起，晚上將會十分淒冷。）

「在迎賓館？當然不。」

「那麼，誰有資格進去？」

「誰也不能！我連鎖匙也沒有。不要問我。你們可以在我的茅屋裏過夜。」

他的小茅屋就在隔鄰，容得下半打綿羊。我們彎身向內窺探。床上鋪着壓皺的禾草。地面放着一盆吃剩的燉肉，幾個空瓶和一塊發霉的麵包。不過，還有足夠的空位讓我們安放單軍和睡覺。它的主人也可躺下。

然而。他不會僥倖要在這裏過夜。

「我要吃晚飯。在古鎮的家裏，我可以抓些熱辣辣的東西吃。你們記着關門上鎖。」

「你回來時就敲敲門吧！」我們笑着對他說。「好的！」

薩哈揭起另一面衣裾——那兒繫着兩個環結，然後從百寶袋中拿出一把短柄斧頭，緊縛在環結上。

「你看，」他悶悶不樂的說，「這就是我的武器了，他們什麼也不肯給我！」

他說起這話來煞有介事的，彷彿總有一夜韃靼人會疾騎而至，摧毀紀念碑，而排陣相迎的，除了拿着短柄斧頭的他以外，就沒有其它人了。他說話的神態，令暮色裏的我們不寒而慄。

也許他畢竟不是一個流氓？也許他真的相信，沒有他在守夜，這戰場早已蕩然無存了！

然而醉意與及一天的嘈吵和奔馳令他疲倦得垂下頭，蹣跚地走路。他要趕回村裏去，我們禁不住又大笑起來。

一如我們期待，古里戰場上祇剩下我們了。夜臨大地，月光何其圓亮。紀念碑的塔尖和堡壘的教堂矗立着，像攔截它的一道黑暗障礙。遠處，古里鎮朦朧的燈光沉澱於月色裏。沒有飛機經過，沒有汽車駛過，沒有火車在遠方尖叫。在月光中田野的邊緣線約不清。這土地，這黃草，這月光和寂靜，猶似一三八〇當年。在這神聖的土地上，時光靜止，我們漫步穿過黑暗的田野，彷彿仍能看見昔日的一切；軍

營的火光；成羣的馬匹和水那邊布洛克的天鵝之歌。

我們渴望抓住古里戰役的真正意義，那完整，那不可喚回的一切；擺脫古書的粗糙記載，領悟到這裏發生的事情不是一瞬即逝那麼簡單；歷史的移動像環結，一個串着一個，不能分解。而經過這次代價浩大的勝利後，俄國大地上的英雄漸漸消失；新的韃靼王興起，在古里戰役後兩年，進犯莫斯科。頓河守軍兵敗將亡，韃靼王在莫斯科大事劫掠，以詭計奪得克里姆林宮，然後屠殺、縱火、斬首，帶着一羣俘虜傲然離去。

世紀消逝，歷史的環結自遠處平滑下來，就像伸長了的地形學家的測量尺。

夜寒漸深，我們鎖在茅屋內，轉瞬便呼呼熟睡。我們決定一早離開，所以曙光初現時，我們就把單車推出屋外，牙齒震顫的檢拾行裝。

草地舖着白霜。自古里鎮那方，霧的繩索穿過一片禾草的田野，盤桓我們腳下。

我們剛離開茅屋的牆壁踏上單車，就看見一隻消瘦的灰狗從禾草堆中大吼一聲飛撲過來，在他跑過來時，身後的禾草鬆散了。那聲怒吼驚醒了草堆裏一個瘦長的人影，他跳起來，喝住灰狗，然後抖抖身上的草。這時光線够亮，我們認出他是薩哈；他穿了一件短袖衣服。

那麼嚴寒的天氣他在禾草堆中消磨了一夜！爲什麼？是什麼愛心或責任感驅使他這樣做。

剎那間，我們昨天對他懷有的嘲笑和鄙屑感覺，都一掃而空了。這個多霜的黎明，他從禾草堆中起來時，他再不祇是一個看守人——他是古里戰場的神靈，和它長相廝守的農牧神。

他向我們走來，不停抖着身子和搓手。帽下的他，看來是個忠貞的故人。

「爲不什麼你不敲門，薩哈？」

「我不想打擾你們！」他伸伸顫抖的肩膊，打了一下呵欠。他的衣衫舖滿穀粒。他解開鈕扣，然後抖抖身子。我們看見那本遊客指南原封不動的放在那裏，還有那柄斧頭，他所擁有的唯一武器。

灰狗徘徊他左右，牙齒殘缺不全。

我們殷切的說過珍重，然後開動單車離去。他仍然站在那兒，揮動長臂，一再高呼：

「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會讓它這樣捱下去，我要上京，上京。」

這是兩年多前的事了。也許現在一切比較并非有條和照顧週到。你們知道，我要寫的不是什麼趁風駛輾的文章；祇不過是我觸景傷情，想起我們永恆的戰場與及它的看守人，那位紅髮神靈罷了。

可是一旦想起來時，我便覺得——我們俄國人要是遺忘這地方，是多麼不智呀！

曉霞

放逐

顫抖着手，把白色的公函拆開。

哇！我噫目。

——派去那裏？

——東海岸！

聲音已有哽咽。

——呀！怎麼了得，妳一個女孩家！

媽媽的臉充滿焦急，額上皺紋加深了。

嗚……悲從中來，我伏桌放聲大哭。

絞緊的心情，紅泡的雙眼，我艱難地爬進列車的車廂。

祖母、爸爸、媽媽、哥哥妹妹都來了。

「別傷心了，乘乘，願神保佑妳。」祖母說。

「已不小了，自己應好好地照顧自己。」爸說。

「樂觀點，並不是去送死，我想去都不得去呢！」哥哥說。

「東海岸有大海龜，記得拍張騎海龜的相片來。」妹妹說。

哪……火車悽厲地叫着，車身開始蠕動，慢慢地滑出車站。

我把頭儘伸出口，有如從母親懷中被奪走的嬰孩，手亂揮動着。家人列成的隊伍在縮小……

我要下去！我要回家！我心喊着，可是人却被釘死在靠椅上。

可愛的人生……可愛的人生……我要祝福你……

斜對面一個女孩子的膝上正安着一個收音機。××紅唱片歌星在歌頌人生，可是聲音有如我昨夜的
飲泣聲！

我瞪她一眼，她悠閒的搖着腳，微閉着黑圈圈的小眼……

她在享受可愛的人生！

從列車上下來，我蹣跚在街頭，倉惶地尋找教育局。

走進冷氣房。

——早安！我擠出歡悅的笑容，隱約聽到腸胃的咕嚕聲。

——早。他望望我的落泊相，眼光移向我手中的大皮箠，還有一個斷耳的大型紙袋（裏面裝着厚厚的心理學，教學法，它是負不了重任。）

——我是來報到的，（遞上信件），請問學校地點？

——等一下，讓我查看……嗯——在甘榜烏魯。

——是在？

我急步走向壁上垂掛着大幅州地圖。

地圖上找不到！

找不到？

擁擠的車站，「的士」在排排靜候，我心中一喜。

——甘榜烏魯？這，「的士」不到那邊。

——我願付雙倍的錢！

——只妳一個，沒別的搭客，不載！

我，我「包」整輛！

——好！（他把煙蒂擲在地上），算妳便宜，十塊半！

車子朝山路駛去。大熱天，泥塵迷漫在座後的玻璃上，如滾滾黃煙。

我癱瘓着，隨車顛簸。沒有悲哀，沒有眼淚，該是麻木？

——到了！

——怎不見學校？

——在膠園的那一邊，車不能過。

舉着笨重的步伐，如獸重的騾子，我擲向膠園……

一個著背心，穿卡基袂的中年人從園中踏脚車出來。敢情是膠工工頭之類。

——請問阿伯，民華小學應沿哪個方向？

他打量着我，

——亦是呂老師，來報到的？

——請問您是？

——我是民華的校長。

——啊！

脚車在小路上蹦跳着，我緊抓車後架，儘力保持身子平衡。

校長用力踩着車子，它年歲已老，加上兩件行李和體重不輕的我，它不滿地吱叫着。校長也氣喘喘

前邊是膠樹，後邊是膠樹，旁邊也是膠樹。灰白的樹幹，烏綠的葉子，儘在我眼中打轉。驀然樹幹

葉子皆模糊，我想我是控制不住了！

呂老師，妳哭啦？

——不，不！我是鼻塞，傷風，哼！

心向死亡

他一來到這個世界他就缺少了一些甚麼，缺少了一些甚麼只有他和他的心知道。就是缺少了些甚麼他都應該能夠去適應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這個你不帶着甚麼來却要帶着許多許多無法擺脫掉的一些甚麼又甚麼去的世界。所以，他常想到死亡。死亡。死亡。死亡。這是多恐怖的字眼呵！死亡在他懂得甚麼是生活甚麼是生存的時候就深根蒂固牢牢的鎖緊他的心扉了。我能怎麼辦呢？我能怎麼辦呢？他吶喊着，在心的最深最深處吶喊着。

——我從小就失了一個屬於自己姓氏的家。

自己姓氏的家，這是否很悲劇？他母親說他姓鄭又說他姓劉又說他姓鍾，他不知道他應該姓那一個。幾個姓合起來是等於那一個姓？他知道1加2加3不會等於1也不會等於2也不會等於3。他明白。他明白。他明白他孤另另的一個，生存在一個擴展擴展的人和人所組成的社會裏。他的心不是活的，絕對不是活的；活的朝向陽光朝向雨露，而他的朝向死亡，朝向死亡。

這世界不會屬於我的。他想。不屬於我，又是屬於誰呢？屬於誰又能說出誰是誰誰是誰？他是個很怪的孩子，他被這世界拋擲得好遠好陌生，好遠好陌生呵！他常在月色爬進窗裏來躺在他的身邊亮白了他的髮梢上的時候，就會把微暖的淚水帶進了黑黑的夢鄉裏。

——我不會活得很久。我對生命已厭倦。不只是現在，就是在以前，很久的以前，我懂得那個娶媽媽做妻子，而媽媽有了我之後他就回到海那邊去的大男人，不能回到海這一邊來的時候，我就得承認我，承認我來到這個世界就缺少了一種依賴，一種愛。

他是一個依賴性很強，渴望着愛的怪孩子。

愛，有誰能付出？就是付出了，他又能完全的接受下來而去填補自己少了愛的一顆空缺的心靈嗎？能嗎？能嗎？能嗎？他狂喊。他叫嚷。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心再也填塞不進甚麼了，還有甚麼能填塞進去的？他的心，他的心向空的，心向死亡。

基叔眼看着救傷車駛出這個血跡斑斑的地方後，搖了搖他滿是白髮的頭。我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却從來沒有想到死。現在的年青人，一些事情想不開，就自殺，就跳樓。他的腦裏這麼想，嘴唇也就動了動，心底有點悲傷，眼眶浮了一層光，有着澀和濕的感覺。

「這孩子這樣死太不值得太不值得了。」王添嫻隨着散去的人潮散開，她看見了基叔正站在一旁發呆，她也就走向前去，向基叔說又像向自己說地幌着頭。

「這孩子我認識他。」基叔用手背抹了抹自己的眼睛。

「你認識他？」

「唔！我認識他。」

王添嫻不說了。她和基叔是鄰居。於是，一同走進了一條長巷。陽光金條條的在整條巷裏躺着，亮着。

「他父親走了，母親改嫁了，他寄居在鄉下的外祖父家。那些時候，我也住在鄉下，我和我的外祖父是患難兄弟，時常來往，有甚麼大節日總叫他，就是剛才那個……」基叔吞了吞口水，眼睛紅了起來。

「那年他幾歲了？」王添嫻也吸了吸鼻子，插上一句嘴。

「剛上小學吧！有幾分聰明，就是很不愛說話，愛藏心事！」

王添嫻默默的低着頭，她在看基叔的腳，看自己的腳。

「聽說有一次他母親從城裏回去，買了好多的東西，吃的用的穿的給他，就要把他接回城裏去，他

就哭了幾天幾夜，嚷着不肯去。」

王添嬌仰起了臉，眼睛掃向旁邊基叔的那張上下有着鬚鬚生長着的又開又合的嘴。她抿着自己的嘴，看基叔的嘴。

「幾年前，他的外祖父死了，他也被他的母親和另一個爸爸來接了回城市去住。那幾年，我的身體也不大好，我嫁到城裏來的女兒阿嬌就嚷着要孝順我，叫我搬來與她同住。這些年來，我很少回鄉下，就是回去一兩次，也是匆匆忙忙的，記得一些又忘了一些。」

王添嬌像是在思索着一些甚麼的，兩隻手一會兒在兩旁搖擺着，一會兒又十指交搓着。她也不時把眼睛移向基叔那雙比劃着的手。自己的手，基叔的手，她的心有點亂了。

「早幾個月，阿嬌陪我上市場，碰到了他和他的母親，還有兩個小的在旁邊。」

王添嬌的眼睛一睜，睜大了，裏面佈滿了淚水。

「他站在一旁，不笑。不見了那麼多年，他那張臉我還認得。人長得高高瘦瘦，除了那雙眼睛，那雙眼睛……」基叔不說了，聲音啞了，腳斂住了。陽光在他身上熱烘烘的貼住，在他身邊的王添嬌的身上貼住，也貼住了他和她的脚下踩着的路面上。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我剛才還看到他那雙沒有閉上的眼睛呢！」基叔搖着頭說。也搖落了一顆兩顆的淚珠。

「聽說他是從第十六層頂上跳下的，他的一雙鞋子和鞋子壓住的一封遺書是留在窗口處，都被警方拿去了！」王添嬌說後，就嘆了一口氣，眼睛就眨了眨，眨出了幾顆的淚，和基叔一樣的淚。心的淚，人的淚。

「遺書？那一定是寫給他媽媽的，不曉得他媽媽知不知道他已經……」基叔說不出了，他的喉頭被東西阻塞住了，他用手背抹着眼睛。

王添嬌也掏出了她那條走了顏色却洗得很乾淨揉得纏纏的手帕，把自己的眼角擦呀擦的。

基叔想到了那封遺書。王添嬌想到了那封遺書。那封遺書。遺書遺書遺書。

媽媽：

妳是我二十年來唯一在我生命中給我塗點甚麼的親人。我除了妳，我就再也沒有甚麼了。也是妳叫

我恨得太多，也獲得太多；獲多，也就苦多了。生命是亦賜予我的，苦亦不賜予我，將會有另一個女人賜予我。那個女人，我怎麼敢去想那個女人，甚至我的另一個我呢！

在這二十年裏，我承認我已經活得够很够够了。小的時候，我生活在多蚊子多青蛙的鄉村裏，妳就生活在另一個天地裏。妳有妳的，我有我的。我的心目中很少有妳，妳不時來看我，看我也是匆匆忙忙的，妳就走了。我的心總無法留住妳。沒留住妳，和留住妳又有甚麼兩樣呢？當我逐漸長大，逐漸的懂得好些事情了，我才發覺到，我，畢竟是不適合這個時代的。

我常想那個拋棄了我和妳的爸爸。要是爸爸留在我和妳的身旁，我怎會去寄居鄉下的外祖父家，妳又怎會去重披嫁衣而去受另一個男人的使喚呢！妳常說那是命定。命定？那我來到這個世界也是命定？媽，妳怎會說這些那些都是命定的呢？

記得妳說過，妳要找一個不太富有又不太會花錢却能愛護妳的兒子的男人，妳才肯嫁給他。妳嫁給他了，他不太富有也許是不太會花錢吧！但他又怎麼能配做愛護不是自己的兒子的男人呢？我也記得，妳說妳要一個好的男人，要他負責我以後要讀幾年書就讀幾年書的一切費用。可是，妳能想到的，他能做到嗎？讀書，我沒有心安過，甚至，一點也不如願。我踏出了校門，我默默的承受了一切，也認定了一切。從這一家商店再到另一家商店，一天有如一個世紀那麼悠長，就是有甚麼心志早就被磨光了！我還會有甚麼呢？

我活得不快樂，已經使盡了法子使自己快樂，使自己快樂就是希望自己能腳踏實地的活下去，可是我一點都快樂不起來。媽，媽媽，妳原諒我，妳要是知道我不快樂，妳要是懂得我活得痛苦，妳不會惋惜甚麼的。只要妳知道，只要妳懂得就够了。

想想，我每次出門：找朋友，上電影院，甚至渡輪去外埠，我都會告訴妳一聲的。可是我這次踏出了這個家門，我再也不能踏回來了。我也不能告訴妳，我要去那裏，或是甚麼時候回來了！總而言之，我不能回來，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回來了！家，不值得我留念，我回來做甚麼呢？媽，媽媽，我去了。我想，我想去的那個世界一定很美，美的世界總是有愛的。

我去了，媽。那盞掛在我房裏的油燈，不會再有人去點燃它了。要是妳記得有我，還記得我會經過那間房，那妳就從今以後要給我劃一根火柴，給我燃點上吧！我沒有忘記我的夜讀，我的哭泣，和我的夢。

又是一片陽光

1
她們說他的太太是一個不大肯安份守己的女子，喜歡與男人們拉拉扯扯的；而他又駭妻無術，所以他有一肚子氣，沒處發洩，因此常常在 office 裏使性子，誰觸到他准遭殃。她們只是這樣說而已，因為她們根本不是那邊的職員，也不會仔仔細細地去認識過他，她們自認無需對自己的言語負什麼責。

那些同學，那些朋友那些兒時的玩伴那些親友們的與我差不多年齡的女孩子，一個個都嫁了，都抓到一張穩穩實實的飯票，有了家，總不必像我這樣獨自一人在風雨裏飄搖。看着人家的那張飯票，媽媽不知是妒忌還是認爲自己的女兒沒出息；因爲每次一收到請帖她總是心酸心酸地責怪我還不快點去嫁。嫁，女孩子一個家；嫁人是如此容易的？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在某種做給人看的儀式完了之後，永久地生活在一起。這樣子，果真的會有快樂？快樂與幸福，兩者之間誰也不知何者較重；然而，能真正獲得的人有幾個？

媽媽要我嫁，嫁給誰？假如我說出了我要嫁的是怎樣的一個人時，她又會怎樣呢？

真奇怪，她們就像怕世界上的男人要被人搶光了似的趕着去出嫁，所嫁的又一個個都是那歷年輕的。我就不懂得那些年輕的男孩子可愛在那裏？今天與妳玩得什麼話都會說，妳說要上月球他也但願自己有一架可以任意操縱的太空船；可是，可是明天呢？他看上了別的女孩子，又讓她把手吊在他的臂上

滿面春風地逛戲院，上小小的咖啡屋；而妳，而妳呢？設若妳也非常開通，今天你不與我玩我自自然還有別的約會，如此一個又一個，人家自然會把黑油桶往妳的頭上套。多不值得！所以我對年輕的男孩子就毫無興趣，與他出街時還得爲他的口袋擔憂。這些事情想起來講出來都無聊也無趣。可是我就不欣賞那些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小伙子，我只想有一個帶點暮氣的中年人，我想這是爲了某種接受保護的安全感；可是，可是她們說我變態，神經病，心理不正常！

2

七早八早我就坐在冷氣房裏，剛剛在家裏喝下的那杯熱牛奶大概也想逐漸凝固起來，滿肚子的不舒服。第一天嘛，又是爲了飯碗問題，再硬的頸項也得儘量縮短一兩吋，相信是骨頭缺少大量鈣質的關係。

牆上那個大鐘的時針分針和秒針勤勞且合作地走到十點正（我的手錶是：梅是梅花的梅，花是梅花的花的梅花嘍的，她非常斯文地指着十點零五分。）

來的是副經理，瘦瘦長長毫無表情像木乃伊那樣，繫上那根紅得太不配合他的臉色的領帶，就好像一條爬在竹枝上的小花蛇。

他很紳士風度地瞟了我一眼，然後嘴動目不瞬地對「我」說（也可能是對我背後的影子說的）：妳坐坐，他就快來了。好的好的謝謝你。我說。且擠了一個昨晚在鏡前練習了幾十次的可愛（可怕？）的笑容。他？誰是他？他是誰？

小花蛇桌上的電話响個不停，他的食指與中指間的怪圈也飛不斷。我肚內的熱牛奶成冰。我不該穿一件這麼時髦這麼 *chic* 的衣服來的。我想我更應該穿一件長袖的，且穿上絲襪；這樣子，或者會好一點。冷氣房內的世界竟那麼不能夠屬於我。

後來，我被介紹了。很多隻手不斷地伸過來，握住，放開，講一些客氣且不必要的話；而我只知道，我的笑一朵又一朵在臉上盛開。對於握手，我會無聊且有趣地下過研究；當他與我握手時，竟是那麼隨便那麼迫不得已的樣子。於是，我又自然而然地想起那個擁有一個所謂的黑油桶的男人。我有一點，有一點同情他。一個看起來很可敬的大男人，却如此可憐。

他的脾氣真的好像不大好惹，搬東西的時候砰砰碰撞，翻一張紙也响聲處處。我不大與他講話，雖然他的座位緊靠着我。不管怎樣，還是少開口為妙。

第一天，我被吩咐做一些很輕微的工作；我的身份是打字員。

他的太太也在此工作，只是不同一間 office，她常常來找他，來了就兩個人小小聲地講一兩句誰也聽不到的話。這時候我就有事沒事都把打字機上的字粒的的答答幾下，且很重很重地打出聲音來，以致指甲與肉有了小小的裂縫，洗手的時候有點刺痛。他太太來過之後他就好像精神一點，很專注地工作，有時候也會吹一兩聲口哨。

他太太比他年輕得多，眼睛大大，很天真的樣子；她也打扮得很少女，一點也不像是個少婦，所以第一次我以為她還沒結婚。看她的樣子，相當和氣的，我實在很懷疑她們的話；可是，這到底是人家的事，我犯不着為人家操心，也不用去關心人家的對不？

以後，假如 office 裏沒人時，他一定要與我講幾句話，無關痛癢的話；而別人在時，或別人與我談話時，他總是靜悄悄地不言不語；相當怪的一個人。

「妳常常看書嗎？」

「是的。」

「很好。」

我用鼻孔笑了一下。

「看什麼書？」

「什麼都看。」

「沒有選擇？」

「有書就看。」

沒有話講也沒有人在的時候，他會偶然側過頭來看我，我用長髮遮住半張臉，裝着沒看見。這時候，一些很無聊很無趣的思想便源源竄進我的腦子；很多次，我把數目字打錯，都是他幫我再打過，他常常自動幫忙我。他似乎很注意我的每一個小動作，常常及時幫我。他們呢？一個比一個還自私。對他，我除了同情、感激，還……：

「要知道我看什麼書嗎？」

「什麼書？」

「一本小說。」

「哦。」

「原田康子寫的。」

「日本人。」

「對，這本叫着輓歌……………」

「輓歌？」

「是啊，你看過？」

「沒有。」

「哦。」

或許，我與他，也會有一段輓歌式的故事，在這小小的充滿寒意的 office 裏，當沒有人來的時候。

我想。

他幹嘛要一次兩次地偷偷地看我？

他幹嘛要在人家不在時才與我談話？

他太太不來找他的時候他做事怎麼毫無精神？

他愛他太太嗎？或許，有一天，他會與她離婚？

他……………

「冷嗎？」

「什麼？」

「冷嗎？」

「啊，差不多。」我不知所措地傻傻地咧着嘴笑。

「假如冷的話，可以把這扇窗子打開，讓外面的暖空氣飛一點進來。」

他把我右邊的那一扇窗開了一條縫。遠遠的斜陽，在我的書桌上留下一片淺淺的陽光，沒有一絲血色。

每天守着那架打字機，的的答答從早晨八點三十到黃昏五點正。我的小小的可憐的且蒼白的青春，就這麼鎖着，隔着一道厚厚重重的玻璃門，守着鎖在這個寒氣四溢的房間裏。而在心的每一吋距離上前進的時候，總有一些蒼白的顏色呈現；偶然一片淡淡的顏色在眼前飄浮，那一點驚悸與好奇，可以相守着渡過幾個白天與夜晚。雖然早已過了多夢的年齡，但總不能叫腦子就那麼寂寞地過日子。

我與全事們都相處得很好，可是後來，他們與她們好像有意孤立我，往往我帶笑走來，他們都把頭轉過去，好莫明其妙。我又沒得罪人家什麼？除了接受人家給我的工作。你們有你們的驕傲，我也有我的自尊。

他更殷勤幫我，且總愛沒話找話說地東拉西扯，除了禮貌，我實在沒有辦法對他抱有惡感，雖然原先別人已給了我成見。

他太太好像來得更勤了一點，沒事也會來走一圈，有意無意之間，我會迎到她的注視，不很友善。會不會是我自己太敏感？可是假如我是一位太太，我丈夫每天對着一個年輕的女全事，他們兩人又可以談，那我會怎樣想呢？機器一樣的人，機器一樣的日子，加起來是刻板的生活；所以，一些小小的事總要叫人敏感。何況我原是一個那麼神經質的女孩。

「假如妳覺得冷，妳可以閉窗，讓陽光進來。」他每天都對我說這句話。除了笑，我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笑裏有沒有我的感激，他應該看得出。

午餐時間還沒到，那些人都走了大半；我不知道吃對我到底具有什麼意義。但是我不能把所有的時間都交給冷氣機。人家都走了，我才莫可耐何地走出來，走在陽光普照，熱氣蒸騰的大街上，我感到一絲溫暖。就讓我獨自一個人，那麼地走，走一段小小的路程也該滿足。

「喂，妳到那裏去？」

我已走出 office 的範圍之外了，還有誰可以叫住我？我回頭，看到他的臉在陽光下漾着一個很奇特的表情。我竟有一種想逃的感覺，我不敢看他。怎麼會呢？怎麼會這麼巧，為什麼？

當我走完幾條大街，當我的汗粒從兩頰不斷地下滴時，我又莫可耐何地回到辦公室。一推開那道玻璃門，就迎到他抬起來的雙眼，他的身邊站着他太太，她也看我，且帶着一個似笑般的表情，我竟心怯地低下頭，從玻璃門後退出，我走到洗手間。開了水喉，我不知所以地洗手，洗了一次又一次……：

那個下午，我一直在逃避他，只裝得很忙很留神地把所有的時間花在打字機上。

下班的時候，我獨自夾在許多年輕的男女孩子們中等巴士；我看到他，挽着他的太太從辦公室裏走出來，他們笑談着，然後轉入一條小巷，只剩下逐漸遠去的背影。我忽然有一種想哭的衝動。他與他的太太不是很幸福嗎？我又有一種被愚弄似的感覺。我只想快點跑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好好地想一想。抬頭，我的眼睛忽然失去方向；啊，又是一片陽光！

笑，淚，拿破崙的

1

拿破崙是不會流淚的。我拿破崙不是女孩子，所以沒有什麼是淚的。我要讓天下人都知道，我拿破崙是個倔強，不須任何的庇蔭一樣可以獨立的。天下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我不能有什麼感情的。而且我必須和感情這類東西遠隔。一個男孩子，必須堅定，必須狠，不然，就不必向人吹播要幹什麼大事了。想到這裏，拿破崙笑了，但笑得很淒涼。像一隻迷失在悲愴而荒涼的大暮色中的麋鹿。他的心劃着一道很深很深的傷痕。他又開始嘲笑自己的懦弱。我是男子漢，因此讓我忘記了什麼是感情的。我是個男孩子，爲甚麼我不能表現得更男孩子一點？爲什麼爲什麼？天下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當他再挪移脚步，一片落葉飄下，在他的面前。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葉枯了，應該離開母體了；我長大了，也可以脫離家庭的縛束了。他俯下身，把它拾起來。他輕撫着。當他再遙望崎嶇的山下，他的心頭又像駁壞了很多很多紊亂的棘荆和寄生植物。這時，有一個人向他跑來。那人揮着一隻手，爬上山路。那條路不很難走。山坡很斜。他認得出那人，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北極熊，一個很高大很魁梧的男孩子。

拿破崙緩緩地把那片落葉放在唇邊。一陣風很柔很柔地刮來，把落葉拂走。當北極熊向他走來時，

他的面色依然很沉默，而且近乎木然的。

又是黃昏了。北極熊看着他，又看着天色。然後又向他誠摯地笑着。就算你真的是重量級的拳手，你還是失敗者。聽我的話，人，永遠不能泯滅自己的感情，你又何嘗能例外？你不要再向我否認感情了，我一看你臉色上的憔悴以及傷感的神情就知道了。

你好！拿破崙淡淡地說。

你什麼時候才要下山？

讓我安靜下來；拿破崙把眼光放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他像夢囈般地站着。思潮像狂潮一樣地湧上心頭。

山下每個人都愛你的！北極熊打斷了他的思潮。不要逃避現實了，知道嗎？

我會回去的！他看了北極熊一眼，淒愴地笑着。

現在，好嗎？

不！

那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你的父母很掛心你嗎？北極熊逼視着他。

我知道。

那你爲什麼不回去？

我沒有說我不要回去呵！他笑起來。不要勉強我，好嗎？

北極熊把一粒小石子，用腳踢開。石子撞撞跌跌地滾下山坡。你就像這粒石子一樣，要我把你跌下山去的！

哈哈！拿破崙被逗得笑起來。我好久沒有真正地笑過。

哪，這兒有你父母親的信！北極熊把信遞給他。不要怪他們。

他們沒有錯，我憑什麼要怪他們呢？拿破崙轉過身，驟然地把信撕掉了。

你，這是爲什麼的？北極熊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得臉色驟變，充滿着愕然。

我已知道他們會在信中說什麼了。

老人家的心了！

時間不早了，你應該回去了？拿破崙說，回頭就走。再見！

拿破崙，這兒還有一封信！北極熊把他喊着。

信？他回頭，笑着。我現在沒有心情，你暫時替我保留下來，過一些時候再說。

是我們寫給你的，我們希望你會耐心看完，也希望對你現在的心情有所幫助。

你們？

我和金丁寫給你的。

金丁？

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是嗎？北極熊看着他。她很關心你，她要你冷靜一下，想一想你的處境，想一想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拿破崙把信接過，說了一聲再見，走了。

天色已很淡暗，北極熊還逗留了一會兒。等待拿破崙消失在山裏，才下山去。

2

在這個堂皇而華麗的客廳內，祇有四個人。北極熊，金丁，拿破崙的父母。金丁和拿破崙的母親坐在同一張舊沙發椅上，北極熊在她們的對面坐下。而拿破崙的父親像數着自己的脚步一樣，踱來踱去。他的聲音很洪亮，很堅決，而且很嚴肅。他已經是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中年人了，但他的臉色並沒有一點蒼老的感覺。他的血色很好。拿破崙的母親一聲不响地坐着。她的樣子很瘦削，她的眼睛是那樣的失神。她從來不會這麼失神過的。她一向是很固執的女性，像她丈夫一樣。金丁和北極熊很靜地坐着。在這座客廳內祇有拿破崙的父親一個人的聲音。

我明白這個孩子的性格，而且很了解他。如果他真的有勇氣出來獨自闖天下，而不願我的庇蔭，那我就很佩服他有這樣的勇氣，而且感到自豪，我能有這樣一個值得驕傲的孩子。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沒有書讀。因爲家境很窮，供不起我讀書的費用。所以我在十六歲那年就獨自出來闖天下，幾乎走遍了半個大陸。他今年已十九歲了，也不能算小了。但我總願意他能自我去分辨一下，勇氣和俗氣的分別。有勇氣的人是值得驕傲的。而如果他不能分辨出什麼是勇氣，什麼是俗氣的話，那麼他就值得警惕了。

。就像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如果他太過天真活潑的話，那麼就沒有什麼可愛可言了，而是無形中變成了頑皮而令人討厭……。

這個中年人回頭多看他的太太一眼，又繼續他的話：我知道他要脫離這個頑固的家庭，已不是最近的事情了。可是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應該管教他。也許是我管教得太嚴了，使他在心理上以為我有意要剝削他的自由！

說到這裏，他又把眼睛望出窗外。天空依然是灰藍色的。他的眼睛有一點傷感。他把身子再轉過來，看着金丁和北極熊，繼續他的話：他的功課一向很差，我就一直以為除了以嚴厲的手段來強逼他讀書，讀書，讀書之外，才能補救他學業上的裂縫，而且我一直在盡我的能力來替他安排一切，他就以為我剝削了他的自由，于是他就想擺脫我的約束。我之所以這樣做，因為我總是認為既使是一件很難煮熟的東西，祇要我們一直用火去煮，至少也能把它煮個半熟，是嗎？我竟沒有想到他就這樣地離家出走。

現在，他跑去山上和他二叔住在一起。他不願見我們，也不願回來，這個我也沒有理由一定要強逼他回來。但我只是希望他能識辨自己的方向，而不致迷失自己，那就好了。還有請代我去轉告他，不管他去幹那一行都好，但我絕對不允許他去幹出什麼虧心事。一個人祇要立得正，耐得一些苦，就不會餓死的。如果他需要一些支援的話，祇要我有能力辦得到我一定會盡我的能力。如果他要回來，我也不會拒絕他。我希望他好，因為他是我唯一的兒子……。

3

這是兩代間觀念上的衝突！龍捲風說。拿破崙怎樣說？

他說他會回來！北極熊說。

什麼時候？金丁忙問。

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我了解他現在的心情，因為我一向最了解他的性格。龍捲風說。他很早就告訴過我他遲早會離開這個家庭，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用他的雙手，來創造他自己的生計。我還很佩服他的那句話：祇要我還有一雙手，我拿破崙就不會在任何困難的面前倒下！

金丁把目光放到蔚藍的上空，很緘默地坐着。他為什麼會這樣呢？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她感到拿破

嵩實在不了解做父母的一番用心，他太偏激，太固執已見了。

他開始很安靜地坐下來，把信看完。他的心像起伏不定的波濤，沖擊在感情的岸上。然而他仍保持他安靜的坐姿。現在他想起，他應該笑，大大聲地笑。可是他笑不出，他感覺很苦。

你應該回去的，你應該回去的，不要太傷他們的心，知道嗎？躺在安樂椅上的二叔，再度這樣說。回去向他們認錯，即使他們有錯。你也有錯的。你不該太衝動了。他們是愛你的！

他想起父母的面龐。他想起山下一群好友。他想起過去的一切。他再度陷入黑色的苦悶中。他極力想笑，拚命去笑。他感覺到這種動作是荒謬可笑。于是他笑了，笑得很勉強，笑得很淒涼，笑得不覺間淚也流出來。淚流在他的臉上，他感到第一次的恥辱。笑和淚稀混在心中，他感到難于形容的難堪。

山上。山下。上山。下山。回去。爸爸的臉。媽媽的臉，朋友的臉，一張張地呈現着。不回去。爸爸的臉。媽媽的臉，二叔的臉。北極熊的臉，金丁的臉，一張張地呈現着。刹那，他感到自己是孤獨的，是空虛的，像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窗外很靜。星子很稀。夜色很濃。他感到很孤獨。窗內很靜。燈下很淡。淚和笑，他感到很苦。他感到風很大很大，而且像巨牆地包圍了他。他在危崖絕壁上。他感到密密麻麻的雨很黑很黑。他要高呼。他要振臂。他要疾奔。他要去做一切他所不能做的事。他要回去，祇是一種似雨非雨的感覺很黑很黑，他覺不出什麼。他不回去，他感到眼前不見什麼。這種感覺，好比置身在不見天日的深淵之內的哭泣。他是重量級的拳手，他眼視迷糊，不能迎擊對方的位置。可是如果這樣地睡下去，他就是失敗者。如果他這樣回去，他就是名符其實的懦夫。如果他這樣地回去，他就是向頑固的環境示弱。那麼他就是弱者，他就是一無用處的失敗者。如果他不去，連日的風暴不止地抨擊在他感覺的扉窗上。他的心已很疲倦，像一隻在林中了傷的小鹿，仍要日夕地奔跑，日夕擔憂命運的厄運。他要睡了。他還是極力不去睡。他感覺他的脚步已很沉重，可是他還是極力地睜着眼睛。他還是極力地睜着眼睛。他還是極力地讓眼睛像殭屍一樣地睡着……

零點零

有一條小溪

小麗麗

風是甚麼時候

吹來柔柔的雲

當黃昏自小松樹上

朝白雲畫了一筆

沿着碎石子路走罷

路的盡頭

他們說：

有一條小溪

（一些螢火虫的燈

就會亮起來啦

一些小青蛙

就會奏起他們的樂器)

沿着碎石子路走罷

路的盡頭

該會有一條小溪

先擰好妳的紙船

再放上一朵小花

妳愛聽甚麼童話？

那一首催眠曲？

或者是些歡樂的往昔？

或者是些

夢裡的仙境？

妳說罷

且把妳的希望

全塞進花瓣裡

而螢火虫的燈

亮起來啦

而小小蛙們的樂器

正奏得起勁

是了

他們說的

就是這一條小溪

就是這一條小溪

就是這一條小溪

就是這一條小溪

沒有人可以活着進去

只有紙船

能帶給他們

親人的話語

紙船沒有槳

紙船沒有帆

紙船輕輕飄千哩

紙船把小花

帶給遠方的母親

告訴媽媽：弟弟長高了

告訴媽媽：我們都想妳

我們都想妳

我們都想妳

牧 羚 奴

無 言 劇

- 1：設計是綉綠子彈的點線面。
- 2：地點在一張潑墨的地圖上。
- 3：時間是一切鐘錶都溶解後的白天和黑夜。
- 4：劇情是最後的火在灰燼中的掙扎
- 5：人物是在砲口閃蕩的蟑螂。
- 6：門框化石。
- 7：化石的門框內站立一羣作前衝狀又糾葛在一起的男性全骨骸。
- 8：作勝利狀又唱凱歌的骨骸。
- 9：躺在地上張開口腔的女性全骨骸。
- 10：佈景是從東飄向西復從西飄向東的貨幣之烟塵。
- 11：音樂是蟑螂沉默的長鬚。
- 12：泥製保險箱。嬰兒骷髏。
- 13：動作是單細胞生物的脈搏。
- 14：用粉建成的舞台。
- 15：燈光在一顆星球當陽的一面
- 16：觀眾是永遠沒有接裔的冤魂。
- 17：導演是腥風。
- 18：一隻蟑螂騎劫另一隻蟑螂。

September 25, 1970

是男
是頭
是是
女身?

.....

前

石徑兩旁，衝來
令他更因的唧藥味
一輛放腐草的小車

墨布瀑布瀑布的告示

前經瀑布

天爐第一次飛

禁止出聲

和兩面不能對謂的內臟。

子鞋

的受其基琴人

他及她

電器工程
血字的路換
一板雪板

一把鑿

→

女身

何紹莊

十五個詩人，十五種風格

簡介「新加坡十五詩人新詩集」

據某些愛好文學的朋友說：「現代詩是脫離生活和時代的。」這種誤解現代詩的觀念，對埋首創作的詩人來說：痛苦的情形不下於古時代的「凌遲」。

我以為，表現一個時代，不一定要喊喊痛苦或快樂就可以了事。有時候，一堆夢景，一則童話，幾個音符等，便能更生動的充溢着生活感和時代感。

新加坡十五詩人都富有獨立反抗的精神，好以自己的方法寫詩。因此，每人的作品，無論在思想上，形式上，遂面貌不同。以下是我分就各人的作品略抒「盲者摸象的感受」。

(一)文愷：文愷筆下的人物永遠潛伏着失敗或毀滅的陰影。例如「黑人孩子的歌」，「殷盼」，「走索者」，「日子」，「巖立」等皆充滿懷疑、痛苦及煩惱的聲音，缺乏某種道德的規律的世界。試看「亂」的末段：

教堂的鐘樓

廟宇的殿堂

(永生 死亡)

那種煩

以及那種梵

「小丑」、「目盲」，「拾荒者」，「星索」等可以看出作者正努力認識某種規律，或許他的成績是有限度的，不够完美的，但人的尊嚴却因此而得到保持，試看「星索」：

若我的光芒不能再大

不能刺眼不能切膚

不能孕育遍野的綠茵

就讓我火化為石子

在你走着的泥路上

(二)吳偉才：作為一個詩人，吳偉才是痛苦的。他不去捏造一些粉飾的美感，做作的天真。現實的醜惡、無情、荒冷，一瀉無止的在他筆下裸呈。他是粗獷的，野蠻的。例如「街燈」，「日子」，「跳着的女人」，「房」和令人不忍卒讀的「慘地」：

全是鏽壞的鐵味

弄死一個人，就像槌一枚歪曲的釘子

神的脚步，瑟縮地走過這裡

坐在暗角哭泣

毒雨刺傷每株守望

「星游」給人靜穆感。是一段追憶着他的痛苦而趨向平靜的沉思的生活。

無聲的海

凝着無聲的星泣

又如：

最難捨的雲

也終必陸離

(三)沈璧浩：可以肯定的說，沈璧浩潛伏着創造的能力。只是他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聲

音。在這段期間，作品突升突降，始終不能保持一個水準。「黃昏後」，「喊馬來飯的小孩」就比較浮淺。「瞎」富於彈性，寫得很生動：

用手指去觸摸宇宙
自然有太多的疑問

又如：

終必在暗中踱去，而去時
不須瞑眼
無須依戀一室淒慘的色澤

「黑灘上」也是一首傑作。篇末註明露營夜寫的，也許這次的露營有被迫的性質，因此，心情很壞：

這種夜
大海不能安睡

又如：

海之上
他的聲音
懸空

和「岩」一樣，「黑灘上」有着作者深大的孤獨感。

（完顏藉：這本詩集約有詩作近兩百首，而他僅佔有兩首，看了很不過癮。雖然還有一篇詩意盎然的「元宵亂筆」。它的天地比「背影」和「荷塘月色」更大更廣，已經進入現代人心靈生活的「現代散文」。

「故事」的事件時常在報端上出現，完顏藉巧妙地使它變成富於鮮活的戲劇性。在詩中，我們可以讀出他的腕力：奇特的意象，沉雄的節奏，和十五詩人中找不到的優點：創造情調和氣氛。試看最末一段。

心跳戛然而止

時鐘的冷笑破空而來

狗吠

孩啼

街燈遁走

高度傳真的市聲又自四面八方來

「詩」的作者以精細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充滿淒涼的世界，並且接觸了生與死，短暫與永恆的問題。可惜已經有好多位前輩的影子在裡面作怪，例如：

千萬個七彩的昨日

不如一個黑白的今天結實

又如：

人在二〇〇一年漫遊太空之後

你看到

生的前門通往死的後巷

（田）林方：好陌生的名字，創作時間比十四詩人早幾年。在風格上，林方的詩偏向柔美，靈秀，充滿意境的美。「小夜曲」，「臘炬」，「黑咖啡」等可作為代表。「黑咖啡」寫得較突出：

我打海上來，帶來滿耳鷗啼與海的歡唱

我亦將回歸，如燦爛的流星葬於

大海茫茫無涯的青塚

「玫瑰與向日葵」，「拜月之舞」，「戀曲」和「迷路者」等沒有新意，甚至趨向惡俗的傷感，試看「迷路者」：

左握拳，握住虛無

右持杖，盛滿無告

迷路者投茫然的瞥於蒼白的遠方

目光像兩隻垂死的粉蝶

「海洋的交響」是一首很有份量的長詩。雖然這個世界缺乏愛，缺乏溫柔，「人性已被文明塗上曖昧的陰影」，作者的心仍是烘熱的。當他面臨着海，「他的不安」，立刻跟着波浪一起狂吼，一起哮喘。在此，我們可以聽到林方的理想，很浪漫的，例如：

我將掇你以沙崙的玫瑰，谷中百合

那洗滌復洗滌，無限的澄明

等待一塊展布的抹擦，等待太陽的升起

你是一面塵封的鏡子，一個小小的海

內孟仲季：無論在節奏或意象上，孟仲季的詩常給人一種很怪很唐突的感覺。他的詩晦澀，原因是來自對他人經驗的過份依賴或自己發明。學問專門，尙未化爲經驗，至多是一堆死文字。這種現象，在他的詩中隨手可拈，例如「稀金屬」，「恐飛症」，「巴—巴」的新舊傷痕」，「輻射魚」，「雷鳥」等生硬地夾在詩句裏，相信孟仲季是「無字無來歷」的。至於「出了校門」中的一句，很難懂，希望孟仲季能給以指教：

週會的竊語，食堂的喧嘩

女生的隱約胸衣與裙裾

於透明時間的濾色鏡的綜攝下

他的另一特色是忽想性極度強烈，而且充滿批判的語氣。如果他有機會的話，將是位傑出的改革家，運動家。「圖書館內」可作爲代表。

詩到底非論文。「第一聲」寫來豪爽，瀟灑，抒情極了：

不安的隱士

不語的哲人

遂以時間爲滑潤油

通過生之窄門

(b) 牧羚奴：小說家格蘭·奇連會說：「任何具創造性並值得吾人重視的作家，或廣義上可稱得上詩人的作家，都是犧牲者，被某種困惑迷纏着的人。」牧羚奴正是這樣的詩人。他的困惑是一種對存在的滑稽和人類努力的徒勞的悲劇性感受。「出院」，「組屋」，「鼓手」，「螺綫上」，「一個節目」，「冰淇淋店」，「武彝士商人」等都有這種傾向。試看「螺綫上」：

沒有蟻跡，就沒有路

在蟻跡的路上

一隻螞蟻捏住一隻螞蟻的

另一隻螞蟻捏住一隻螞蟻的

咽喉。旋轉。帶領前行。

又如組屋：

組屋的事件，像疾病和貧窮

作天道的循環。一隻鴿子

跌下，一大堆蒼蠅

嘩然開始報導，輿論

一滴隔天就會變黑而後被人眾遺忘的

紅色（按：接前句）

牧羚奴的另一特色是精神生活與創作生活有着密切的連繫。在詩境上，迴旋着一股激情。例如「蟬聲過程」，「和景色平行」，「珠石小商人」以及「全蝕」：

青鬱在質疑的年代

誓言還不能在獨立的樹上繁華

萬年枯坐

不能擊碎一道眼障

穆然閉目

迫視心中狂潮

(四)南子：貫穿着南子詩作的主要主題是反叛一切固定的形式，並且不斷的尋找自己生活的規律。例如「這一代」，「逃亡」，「逃課」，「蜻蜓」，「苦旱季的詩情」等等。試看「這一代」裏，他這樣唱道：

成長的

你不能抑壓他的成長

又如「逃亡」：

唯恐溺斃在淺淺的憂悵

乃在數字與方程式之間

作一次小型的逃亡

南子富有詩才，是新加坡最精微的抒情詩人。「星期天」和「在澳洲」寫來風趣，寓意深長，不愧為一首格調清新的傑作。尤其是「在澳洲」，對異國的那股真誠的嚮往，道破久居國內者的心情：

袋鼠們有沒有學企鵝們

堆很多卵圓石求愛

然後，去滑雪，用長長的後腿

(五)流川：還未能充份的握住美感經驗。流川的特色是口語化；題材自由，或是在強調一個真理，揭發一項虛偽，描繪一種真象。例如「奧林匹克」，「市儈」，「朝北遠行」和「雲，望鄉」等等，但是這幾首詩有點概念化，缺乏深度。試看「奧林匹克」：

宙斯呵

我們是一羣白鴿

我們是奧林匹克的精神

又如市儈：

經營的手段
他是政客兼魔術師

「塔尖」、「掌聲」、「蝶翅」寫得很特出，沒有浪費一滴墨水，那種精純的詩風，使人玩味不厭。在此，多少可以看出流川對生所抱之堅忍態度和絕對的信心。試看塔尖：

在一座原始的靜域

一個和尚敲鐘，他敲了又敲

敲了又敲，儘管

身旁沒有半個伴侶

(H)夏芷芳：在藝術上，夏芷芳並不是以工筆見稱，然而，她的胸中，自有一股天然的勁道，寥寥數句話，立刻產生一種掃清塵俗的美感和靜感。從創作論來看，她的作品始終都集中在「認識真我」這點上。因此，也保持了她的作品的純度與纖美的力量，試看「朝向何方」：

上山，一個方向

款步於靈性之上

朝一座樹園

輕輕，徐徐地下降

又如「星的聯想」：

我吃着沉默，默想

你如何偷走光輝

從永恆穿過大氣

而渾身凝固

雖然夏芷芳是一位女詩人，但她幾乎沒有女性慣有的缺點：多愁善感。她的另外一個特色是冷嘲或自我嘲笑，例如「無明的動問」：

我的宗教在此

兀然靜坐以雄偉之姿

我有創世紀的巨臂

令點點生靈低泣

〔由莫邪：有着強烈的男子氣概和理性深度。我以為「放生」一詩足夠代表莫邪。一種因外界的波動而產生的幻滅感，逼使「她」轉向宗教的宿命觀。這種思想是非常不東方的：

而人類

活的皆蒼白如死，死的

皆鮮血淋漓

放生你。母親為你

祈求諸神睜目

如神存在，如神果真存在

祂們必遣使傳說中的母狼

哺育你，賦你以偉大

但不可否認的，「她」的本質是善良的，母性的。由於熱烈的愛（包括全人類），使「她」出此下策，這是必然的現象。藥業在「十五人序」中曾說：「宗教是人類心理上最大弱點的暴露，這是聰明人發明的自欺欺人的詭辭。但宗教勢必永存，因為人類的某些弱點是永遠存在的。」但作為「母親的她」何嘗不是痛苦的？

母親忍受剜心的痛楚

不能以淚水表達她的悲傷

她早已枯乾。她

不能以營養的液體飼你

〔由賀蘭寧：是十五詩人中最別緻的一位。無論是節奏、語言和感情，總以輕快，明朗和堅實的筆觸流露出來。什麼「現實」什麼「現代」的主義在他的詩中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

是「真善美」。賀蘭寧就是賀蘭寧，在「下一代」中，他寫下自己的理想：

即使掌政，他們會在理智上塗層薄荷

即使疑惑，也不讓人民有毀城的痛楚

因為他們曉得，這是樹膠少產

錫米稀藏的小國

又如「你的手」：

爲了配合你那多藝的雙手

爲了家族爲了我自己

此次我若遠行

必讓大志斷虹歸來

讓 you 以雙手緊緊接住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賀蘭寧的詩，有着太濃的「散文味」，尤其是「家」和「六州車塵」，讀過一次後就不想再看了。「異域」較有深度，作者發出的聲音，是屬於年青一代的，

焦慮的一代：

幾次獨飲沉思

思不出清澈的杯中要照出什麼

有意義的生命該在何處流落

去你那裏，去雪飛的郊野

面對千山腳白而跌坐

或隨你到荒漠守篝火露紅

不見人煙，只念天地之悠悠

念天地之悠悠啊

由零點零：以自己的「雙臂」，創造了一個專屬於自己的世界，新穎的世界。「街」是最好的寫照。當我們走入他的世界，他的痛苦，他的期待，他的決定，都深深的對讀者的生

命，起着敲擊作用。「潮」給他帶來痛苦：

潮來

淹沒沙灘上

一切一切的足跡

時間的巨斧之下

誰不是沙灘上的城堡？

又如他期待中的「兄弟」：

撕開我們的皮膚

睜開我們的眼

讓我們赤裸

去走一段

有陽光晒着的路

去走一段

有陽光晒着的路

培根說過：「沒有一種精緻的美不含有奇異的成份。」零點零的「悲劇」，在藝術上的成就可以肯定的。「也許自花萼摔下去摔進一堆稻草裡」一句，甚至超越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興衰感。因為花萼上的雨滴，不但摔下去，摔進一堆稻草裡，最後還逃不過歸入塵土的命運。整個生命的過程，包括了興衰感，零點零總算攔住了，同時也點出「悲劇」的主題。

尚蕤蕤：蕤蕤的特色和價值在於專心求取官感經驗的結論，以便達到一種不受阻碍的境界。因此，他就要揚棄一切來拯救自我或世界，但揚棄的意義頗為費解，有時還困擾着詩人的心智呢。例如「唱片」、「玄，在橋上」、「蒼蠅和我們」、「草履蟲的變奏」、「聖保羅山」等，試看「媽祖宮的香火」：

落地的根

揪着長垂的鬍子。悄悄然
你和我，便輒然被吸入
且可能都暈眩

漏不漏網皆然

而一葉脉略簡單的菩提

便如是網綁這段自覺的輪迴

有些人寫起旅遊詩，好像抄自地理書，所不同的是文字能力好一點點。而藜藜却能避開。他的旅遊詩往往溶情入景；面臨「湄公河畔」，詩人焦泣了。走到吾哥，「眺向無底的透明」：

欲回首而無頸

他非人，在核子時代

謝清：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頭，人類只不過是一羣獸；真理在暴力下消失，「死亡在空中飛舞」……一切的一切，都是謝清企圖濃宿於其詩作中的主題。在作品中，我們找不到自由、光榮、偉大、安全，過去和將來的真正意義。例如「歲末」：

有人忙着

忙着如何擠過年關的人情債務

而過去的無暇回顧

將來的未有指標

又如子午圈：

糾正是一種叛逆

自由，自由是張密眼的

網。縱有千羽之翼

皆難展。鷹們的天地

斗室方丈

現代的世界是個沒有希望的世界。「廿二」歲的詩人感到辣手，痛心。即使是最權威的
神明也復如此。試看「哭泣的神」，那聲音是淒厲的：

佛坐如山，沉沉

心重。一顆念珠一滴清淚

惟人子皆盲眼

一羣原始的雜食獸

「十五隻大象」總算摸過了。感受的成績如何？「盲者」自然無知。由於數量太多，不
可能逐一沾染，我只好採取游擊式，奢望能夠窺見詩人的天地。余光中說：「無視於整體的
美感效果，結果是見樹而不見森林（甚至見葉而不見樹），見汗毛孔而不見美人。」這句話
，也許要落在我身上。

■15人 15種風貌

15人 15份力量

■看新加坡詩壇的新景象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是五月出版社的新書

這是一本詩的合集

■作者是15個新加坡的詩寫作者

文愷 吳偉才 沈壁浩 完顏藉 林方
孟仲季 牧羚奴 南子 流川 夏芷芳
莫邪 賀蘭寧 零點零 藥藥 謝清

■這本書高8吋 闊8吋 207頁

封面皺紋卡紙 內文80磅書紙 線裝

內收詩作144首 15幀特寫照片

還有一篇20,000多字的15人合序

■這本書從選稿到編排，均由各詩作者自行處理。

編務由賀蘭寧負責，攝影由譚進才負責，設計由牧羚奴負責。

■定價每冊5元

■郵購地址 Mr. Tan Ah Dek

11. Lorong 27,

Geylang

Singapore 14

狗捉老鼠

——這一家之二

姚拓

人物表——

王國良 張仕雲 王英英 王小度

羅樹人：男，歷史學博士，三十八九歲。

嚴素芬：女，二十餘歲，美麗，張仕雲的表妹，羅樹人的女友。

聽衆：四十至五十人不等，年紀均在二十餘歲及三十餘歲之間，有男有女。這些聽衆都是「仁愛中學」的校友。

場：1

時：上午十時

景：會場

人：羅博士，王國良，張仕雲，王英英

王小度，以及聽衆五十人不等。

（羅樹人博士站在講台上，對着麥克風，正在指手劃腳地爲聽衆講演。）

（在羅博士講演的時候，鏡頭上下前後移動，可看到如下情景：

（觀衆們在注意傾聽，遇到講詞處鼓掌。）

（講台上方，有一橫掛的布條，上寫：

仁愛校友會主辦

羅樹人博士專題講座

（講台上有一塊黑板，上寫：

羅樹人博士主講——

冷漠的世界，世界的冷漠）

樹人：（講演，指手劃腳）你們，你們，（指大家）

問一問你的心，你的心！你愛過你不認識的人嗎？你關心過你鄰居的困難嗎？

（衆人面面相覷，羅仰首看天花板，嘆息）

冷漠！冷漠！（衆人鼓掌）只顧自己，

不顧別人是死是活！這是冷漠的世界！（鼓掌）

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這是世界的冷漠！（鼓掌）

幸虧在我們的城市裡有這麼一個名符其實的「仁愛中學」——

它就是你就是他就是我們的母校（鼓掌）

我們的母校仁愛中學，替我們的社會造

就了許多仁愛可敬的人材。（搖頭擺腦）

仁者，愛人也，做一個完人，就必須愛衆

人，（大聲）愛你愛的人，也愛你不愛的人！

（鼓掌）愛者，犧牲自己也！（大聲）

犧牲你的金錢，去愛別人；犧牲你的時

間，去愛別人！（大聲）犧牲你的性命，

去愛別人！（鼓掌）

（羅博士講完，對衆人鞠躬。）

（衆人一擁而上，爭搶着與羅博士握手道

賀。觀衆一邊講着恭賀的話：「羅博士，

你講的太好了！」「羅博士，你真爲母校

爭光！」等等，羅博士則一邊握手，一邊

自謙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王國良與張仕雲及英英、小度也擠在人

前向羅博士道賀。）

國良：（與羅握手，高興）士別三日，刮目相見

！憑你今天的口才，你簡直可以做政治家

了！

樹人：（頗爲吃驚）政治家？（明白話中含意）

哦！豈敢，豈敢！誇獎！誇獎！

仕雲：（對羅）現在已講完了，是不是你和我們

一齊回家呢？

樹人：哦，這樣吧，你們先請回，我隨後就到！

就到！（觀衆有人來與羅握手，打斷了他

們的談話。）

仕雲：那我們先回去了！

（羅博士與國良夫婦點頭連說「好好！」觀衆又有人上前，握手。在羅博士應接不暇中，王國良及妻兒等人離場。）
（羅博士仍與衆人握手道別。）

場：2

時：上午十一時

景：王家客廳

人：王國良，張仕雲，王英英

王小度，羅樹人

（國良、仕雲及英英、小度，由外面走進客廳，看樣子，他們是剛從會場回來。一進門，國良就隨隨便便地去領帶，脫鞋襪，躺在沙發抽烟看報。仕雲則與英英忙着拉窗簾，開窗子，收拾國良拋在一旁的領帶鞋襪等物。小度忙着去餵他心愛的小貓。）

仕雲：（對國良）不錯吧！我說人一有了學問，連看法也就高人一等，可見人家的博士沒
有白讀！

國良：（邊看報，不大感興趣）你說的是誰？

仕雲：（搶去國良手中的報紙）我和你說話，你怎麼不注意聽！是誰？當然是羅博士！

國良：（微笑，並非誠意）啊！羅博士！告訴你，阿雲！不是我吹牛，羅樹人這傢伙不論

他是博士是教授是專家，他那一套嘛，不會跳出我的手心！

（英英小度忽然注意父親的批評。）

仕雲：（對英英小度，不願他們聽下去）去，去，去，上樓去，上樓去！

（英英，小度互作鬼臉，伸舌頭，上樓。）

仕雲：你這個人最固執，最小心眼！羅樹人從前在學校時固然最佻皮，最不守規矩，可是，十多年啦，人家讀書已拿到了博士，難道還是從前的羅樹人？

國良：他不守規矩，最佻皮，這我同意，這也不是他的缺點——我最不喜歡他的一點，就是他這個人只講不做，講得天花亂墜——
（被仕雲打斷）

仕雲：哼，你是嫉妒！

國良：嫉妒？我嫉妒他？他嫉妒我才對！

仕雲：他嫉妒你？

國良：（點頭）我娶了你做我的太太，他才嫉妒哩！

仕雲：（有點生氣）你這個人真是最會扯東扯西，你呀，看不起人家的博士，你却還是一個窮教書的先生！

國良：窮先生又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天天教我的書，他做他的博士，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仕雲：那你爲什麼老是批評他？

（在他們二人對話時，英英與小度躲在樓梯口處偷聽。小度欲講話，被英英「噓」聲制止。）

國良：我不是老批評他！羅樹人這傢伙聰明是够聰明的，但往往聰明過了頭，我和他是小學中學大學的老同學，對他知識得也最清楚，他能說會道，却只說不做。所以說，你把你的表妹介紹給他，說不定就是害了你的表妹。

仕雲：你胡說！

國良：（正經）你說我胡說？假如你不信，我會當面試給你看看！

仕雲：當面？

國良：噫，當面！他剛才不是在校友會演講，說要如何如何愛你愛的人，也愛你不愛的人嗎？他嘛，愛你的表妹是真的，却不一定愛他不愛的人！

仕雲：我不信！

國良：好！你不信，我就表演給你看看！（對樓上大叫）英英，小度，下來！

（二人由樓梯處答應着飛步而下。）

國良：（對英英小度）今天我們演戲——演真的戲好不好？

（二人拍手贊成，直叫，好哇！好哇！）

仕雲：（對國良）國良，你倒底玩什麼把戲？

國良：這叫做玩「當頭棒喝」的把戲！

小度：（急不及待）爸爸，我要演，我要演，（頓了頓）爸爸我可以演什麼？

國良：你嗎，今天演乞丐，演死人！

小度：（受騙似地）我不要演乞丐，我不要演死人！

國良：（對英英）英英，你可以演乞丐裝死人嗎？

英英：爸爸，真的？

國良：當然是真的，爸爸什麼時候給你們說過假話！

英英：（高興）好，我演，我演！

仕雲：國良，你當真要試一試羅博士？

國良：爲了你的表妹的終身大事，你就不妨冷眼旁觀看一場「當頭棒喝」的好戲吧！

（正在這時，外面有汽車喇叭聲，汽車煞車聲。）

國良：喏，羅博士回來了！你們照着我的顏色做事！（對英英）記着，不準笑！

（英英點頭。）

（敲門聲。）

（國良開門，羅博士進門。）

國良：辛苦，辛苦，請坐，請坐！（對仕雲）倒茶！倒茶！

博士：（洋洋自得）怎麼，剛才講得還過得去嗎？

國良：何止過得去，十分精彩，精彩十分！

（仕雲敬茶。）

博士：（接茶，對仕雲）謝謝，謝謝！（對國良）剛才我講的正是我們人類的悲哀（做作）冷漠的世界，世界的冷漠！我的歷史博士的論文，就是這個題目！

國良：羅博士，照你這樣說來，我們人類如何才
能自救呢？

博士：剛才我已經說過，站在我們歷史學家的立場，要想救人類，必須要先愛人類，愛——
國良：（連忙接口）愛你愛的人，也愛你不愛不
人！

博士：（連忙與王國良握手）老王，你也變成了我的信徒——不，不，你也變成了我的同志，同志！

國良：不敢當，不敢當，這叫做「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嘛！

博士：謝謝！謝謝！（轉身對仕雲）大嫂，你認為我的看法如何？

仕雲：啊！你是博士，當然你的看法十分正確！
英英：（插嘴，對羅）羅叔叔，爸爸說，要說得到，就要做得到，是不是？

博士：（沒有在意聽，只是含糊答應）啊，是呀

！啊，是呀！

國良：咳，樹人，我們想到街上給英英、小虎每人買一雙鞋子——

博士：啊！你們不是說要陪我一齊到機場去接素芬的嗎？

國良：咳，素芬你又不是不認識，何必一定要我們去陪你——

仕雲：（對王）國良——（意欲阻止）

國良：（對仕雲）噓，噓，等會再講，等會再講！（對羅）咳，我們先走啦，等會你出了門，順便鎖上大門就可以了！回頭見！回頭見！

博士：回頭見！也好！那麼，（看手錶）素芬的飛機是十二點才到，我沖了涼，然後自己去接素芬！

國良：（催英英，小虎）好啦，好啦！趕快與叔叔擺擺啦！（英英小虎與羅「擺擺」！仕雲、國良也與羅擺手，由大門走出。）

場：3

時：緊接場2

景：王家庭院

人：王國良，張仕雲
王英英，王小虎

(國良、仕雲、英英、小虎四人由門內出來，走到門外。國良關門，故意輕輕地用銅鎖鎖了大門。)

仕雲：(對王)你鎖門幹什麼？

國良：(示意大家輕聲)噓，噓！(然後又試試

門已鎖好，對大家)走，走！

英英：爸爸，你不是說要我演乞丐裝死人嗎？

國良：(示意輕聲)噓，噓！(指鄰居)來，我們到隔壁王伯伯家再說！(大家走向鄰家)

場：4

時：十一時三十分

景：王家客廳

人：羅樹人

(鏡頭在王家客廳移動，由沙發各處而照到浴室的門口。羅樹人正在浴室內對着鏡子在梳頭，打領帶，噴射香水，整理衣衫，口中哼着不成調的曲子，心情十分愉快。)

(羅由浴室走出，抬頭看壁上的壁鐘，時間爲十一時三十分。羅對校自己的手錶，然後哼着曲子，拿起沙發上的西裝上衣，走去開門。)

(可是，他拉了幾下大門，大門却被鎖住了)

，拉不開。他起初還不十分在意，但一連幾下拉不開大門，就有點不耐煩了。他用力拉，仍然拉不開。他連忙走到沙發處找尋鑰匙，找不到。他試用自己袋內的鑰匙，仍然開不開。抬頭看壁鐘，時間已爲十一時四十分。他心中頗爲着急，走近窗口，窗子是打開的，但有鐵柵，他無法從窗口跳出。他着急地踩脚，打窗子，毫無辦法。最後他跑到廚房內找到了一根木棍，扔掉上衣，拉了領帶，開始用木棍去翹窗口的鐵柵，弄得他滿臉滿身都是汗水。)

(鏡頭轉移，壁鐘已是十一時四十五分。)

場：5

時：十一時五十分

景：鄰家客廳內窗口一角

人：王國良，張仕雲，王小度

(國良、仕雲、小度，三個人正擠在窗子後面，國良指手劃脚，大家向窗外張望。)

場：6

時：同場5

景：鄰家客廳外窗口一角

人：國良、仕雲、小度

漠的世界！世界的冷漠！

英英：（仿羅博士）愛你愛的人，也愛你不愛的人！（嘲笑）哼，全是你們大人們哄騙小孩子的話！

（四人無精打彩，打開鐵門，擬回家。）

國良：（指窗口破壞處）倒霉的還是我！修修窗子，起碼得花一百塊錢！

仕雲：（回頭）活該！

（四人走向大門。）

場：8

時：下午一時左右

景：王家客廳

人：王國良，張仕雲，王英英，王小虎，羅樹人
嚴素芬

（英英與小虎，坐在沙發上，二人聚精會神地下棋，好像已經忘記了剛才的事情。）

（仕雲呆呆地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心中十分生氣，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等如一籌莫展。）

（國良在客廳踱來踱去，吸烟。）

仕雲：（對國良）國良，你別再走來走去了，你下來談談好不好？

國良：剛才英英和羅博士演的真人真戲你都看過

了，還有什麼好談的！

仕雲：（心煩）唉，我說的是，等一會，我應該怎樣開口向素芬說明羅博士的為人？

國良：簡單得很——你把事實告訴她，不就是盡了你的責任嗎？

仕雲：（不好意思）哪，那不是破壞了他們兩個人的好事！

國良：你真是快變成老太婆了，婆婆媽媽的——告訴你，素芬是你的表妹，你忍心看着她嫁給那個只有博士頭銜而沒有心肝的人嗎？

仕雲：羅博士也是你的也是我們的老同學呀！

國良：你怕他找不到老婆嗎？單單憑着他那頂博士學位帽子，不知道有多少小姐等着嫁給他呢！

（敲門聲）

仕雲：（緊張，輕聲）噓，噓，一定是他們回來了！

國良：（對仕雲）現在，又有一場戲好看啦！

（國良開門，羅博士及嚴素芬一齊進來。）

國良：啊！歡迎！歡迎！

素芬：表姐，表姐丈，你們都好！

英英：（起立）阿姨！
小虎：（起立）阿姨！

(國良、仕雲、小度三個人頭，由窗口向外張望，國良一邊指手劃腳。)

場：7

時：緊接場6

景：王家庭院

人：羅樹人，王英英(扮作死人乞丐)

(羅樹人終于用木棍翹開了窗口的鐵柵，狼狽地由窗口爬到庭院來。這時，他手上受傷，滿臉臭汗，褲子上被窗柵掛破了一個大洞。)

(羅樹人的汽車就停在王國良家的門口，鐵柵門也是鎖着的，他本想用力推開鐵柵，但看看腕上的手錶(特寫：手錶是十一點五十五分)，指針已是十一點五十五分。他立即越過鐵柵，準備跑上汽車，可是，在這時候，忽然在門口的路邊，有一個小乞丐，滿身污穢不堪，臉上又黑又髒，一手拿棍子，一手拿椰殼，蹣跚跚跚地走向羅樹人。羅樹人看了這小乞丐一眼，正要開車門進車，可是這小乞丐忽然雙眼發白，「啊」了一聲，直停倒地倒在了汽車的旁邊。)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羅博士雖不是性情中人，不過，忽然遇到了這樣的事情，不免

起了憐憫的心情，他呆呆地站在車前，向左右前後看了看，並不見有一個過路的行人。他猶豫着，不知該去救一救這個小乞丐呢？還是立即上車去飛機場接他的愛人？他蹲下來，翻了翻小乞丐的眼睛，又摸了摸小乞丐的脈搏，站起來又向前後左右張望，仍不見有行人。他再看看腕錶，已是十二點正了。假如他再不走，他就無法去接他的愛人了。最後，良心敵不過情慾，他狠了心，扔下小乞丐，開車門，疾駛汽車而去。)

(小乞丐是英英假裝的。英英慢慢回頭看去，汽車已飛馳而去，她用鼻子「哼」了一聲，從地下爬了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頗為生氣，拾起地下的椰殼碗，狠力地向地上摔去。椰殼跳起，跳在了王國良、張仕雲，小度三個人的腳前。在英英由地上爬起來的時候，國良等三人已由鄰屋來到了英英的跟前。)

英英：(餘怒未消，罵羅博士)以後我再也不叫他羅叔叔了，真氣死人，他連拉也不拉我一把！

小度：等會我見了羅叔叔，我就叫他羅騙子——羅大騙子。

仕雲：(責備小度)小度，不準胡說！

國良：(對仕雲)你看是不是？(學羅博士)冷

素芬：（給英英小度禮物各一包）英英，小度，每人一包，阿姨給你們的！

英英：謝謝阿姨！（高興快樂，拿了禮物跑到自己的臥室去了。）

博士：（對國良、仕雲）剛才你們真胡塗，居然把我鎖在了你們的家內——

國良：後來呢？

博士：天底下那有難倒我的事情，（指窗口）喏，素芬，你看，這就是我的成績，（做作）用我的雙手，用我的力量，拚了性命，我打開了這個鐵窗，像飛地一樣，飛到了機場——

國良：（挖苦羅）不得了，了不得，你真勇敢！

素芬：（柔情對羅，握羅手）真的！（羅點頭）

謝謝你！

博士：素芬，這是你給我的勇氣。

仕雲：（對素芬）素芬，你來，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說！

（素芬對羅依依不捨地，鬆了羅博士的手，隨仕雲進入臥室。）

場：9

景：臥室

時：緊接場8

人：張仕雲

嚴素芬

仕雲：（正經，嚴重）素芬，我要告訴你一件你不願意聽的事情——

素芬：（緊張）什麼事情？（指外）羅博士他變了心（欲哭）——

仕雲：不，不，你聽我說，聽我說——

素芬：他要是變了心，表姐，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欲哭，揩淚）

仕雲：不是這樣的，羅博士今天早上不是講了一個「冷淡的世界」這個題目嗎？

（素芬含淚點頭）

仕雲：他講得十分動人，可是，你表姐夫認為他

素芬：（緊張）他怎麼啦——

仕雲：你表姐夫爲了你的終身大事，所以嘛，與我們定了一個計劃——

素芬：（吃驚）啊！計劃！

（只見仕雲嘴和手的動作，淡入。）

場：10

景：王家客廳

時：緊接場9

人：王國良，羅樹人

張仕雲，嚴素芬

（羅博士與王國良二人正在客廳內吵架。）
博士：老王，你這樣質問我，怎麼能對得起老同學！

國良：你怕什麼？你怕素芬不愛你不是？

博士：聖人也有缺點呀——王國良，我問你——

國良：問我什麼呀？

博士：你說說看，時間是那麼倉促，是接受人重要呢？還是先救那一個小乞丐重要？

國良：你已經有了你自己的答案了，還用問我？

博士：當然是去機場接素芬——

國良：那麼，將要死去的小乞丐呢？——冷漠的

世界！

博士：路上走路的人多得很，自然有人會去救他

！

國良：啊！（慢慢）自然有人去救他——博士——

——世界的冷漠！

博士：（不再氣餒萬丈，有點求情了）老王，我們是老同學，求求你，（抱拳）多攏，多攏！（輕聲）等一會在素芬面前千萬不能提起那個小乞丐的事情……

（博士的話尚未說完，嚴素芬怒氣沖沖地從臥室走了出來，仕雲臉無表情地跟在後面。）

博士：（對素芬）素芬，素芬，你聽我說，我都是爲了你……

素芬：（怒氣沖沖地走到沙發處，拿了自己的手袋，並不是逕找羅士算帳，却一直走到王國良的面前）表姐夫！

國良：（以爲計已得逞，頗爲自得）嗯！素芬，

我都是爲了你——

素芬：（吐口水）呸，你鄙卑！

國良：（連自己也給弄胡塗了）啊！我鄙卑？

素芬：（對羅）樹人！我們走！（拉羅手臂，外出。）

（羅樹人一時也給弄胡塗了，想不到居然會有這麼戲劇性的變化，莫名其妙地隨着素芬走出大門。）

國良：（自言自語）我鄙卑？我鄙卑？（對仕雲

仕雲：（阿雲，是怎麼一回事呀！

昏了頭腦！也許是博士的頭銜太吸引人，

我把事實告訴了她，你猜她怎麼說？

國良：啊？怎麼說？

仕雲：她說：狗捉老鼠——管閒事！

國良：（吃驚）啊！狗捉老鼠？管閒事？（拍腦

袋，自笑，自嘲）嘻嘻……，冷漠的世界，世界的冷漠！狗捉老鼠，多管閒事，多管閒事，狗捉老鼠……

仕雲：（失聲而笑，挖苦）你不是說，你們演的

戲叫「當頭棒喝」嗎？

國良：是呀！當頭棒喝，想不到自己的頭上倒吃

了一棒！多管閒事，狗捉老鼠，狗捉老鼠（搖頭，自言自語）多管閒事……當頭

棒喝，喝了自己，……嘻嘻……

（完場）

更高的尊敬

——從「交應」的翻譯談到翻譯人的處境

1

有一現成的譯文可作本文的討論對象；雙禾譯「釋波特萊爾的『交應』」（刊於蕪風二〇五期詩專號）。原文出自 Henri Peyre, "Correspondances," *The Poem Itself*, ed. Stanley Burnshaw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62), pp. 8-9. 「詩的本身」是一本用詮釋方式，不是翻譯方式，把法、德、西、葡及意文詩呈現給英文讀者的詩集。每篇文字前附有原文詩，然後作者用英文詮釋那首詩的內涵及節奏；其中雖有英譯，那祇是用作對照以便了解詩的內容，編者在序文中表示希望讀者親身去經驗原文詩，不要通過翻譯這一過程。

雙禾的譯文，詮釋部份當然是根據英文中譯；但文中引用那首波特萊爾的法文詩，到底他是根據法文直接中譯，抑是根據法文的英譯再中譯，引起一個問題：法文英譯再中譯，比起法文中譯，是否會稍隔一層？本文欲探討並得到的結論是：不會遜色多少。這是基於另一個翻譯過程——法文英譯——由於英法兩種語文在句法和文字上有許多非常密切的相似（註一），法文英譯幾乎可以，如果不是全部，保

持原作的結構（句法，字的次序等外在的語文特徵）。讓我們用一個歸納論證（inductive argument 註二）來表示：法文英譯泰半可以保持原作的結構，一如法文原文，所以中譯不論是根據何者都不分軒輊。我們現在要求證的一點是：法文英譯泰半可以，甚至全部，保持原作的結構（本文不涉及翻譯的美學問題）。這當我們比較譯文中的二段詩時最爲明顯。

波特萊爾的「交應」原詩：

Il est des parfums frais comme des chairs d'enfants,

Doux comme les hautbois, verts comme les prairies,

— Et d'autres, corrompus, riches et triomphants,

Ayant l'expansion des choses infinies,

Comme l'ambre, le benjoin et l'encens,

Qui chantent les transports de l'esprit et des sens.

Henri Peyre 的英譯：

There are perfumes, fresh as the flesh of children,

Sweet as oboe music, green as meadows,

— Others (are) corrupt, rich, and triumphant,

Having the expansion of things infinite,

Like amber, musk, benzoin, and frankincense,

Which sing the raptures of spirit and of sense.

雙禾的中譯：

有香味，新鮮如兒童的身體，

笛聲般甜美，草地般青綠，

——其餘是腐敗、豐饒和神氣的，

有了無限事物的擴展，

近英文結構的；這便加強了本文要探求的一點——法文英譯和法文原文的結構是幾乎一樣的。其中的因素我將在本文第三節中論及，那牽涉到世界語文的分類情形，以及英文在語文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2

在詩裏面，節奏和文字往往控制其結構，波特萊爾的「交應」也不例外：儘管它的內容難懂，它的結構是很簡單的。本文若只以詩，不以小說或散文，來討論問題似乎有欠完善。下面我們以同樣的 approach 來討論自然主義大師左拉 (Emile Zola, 1840 — 1920) 的小說「夢幻」(Le Reve) 中的一段結構比「交應」繁雜，並且具有典型法文句法的特色——插句 (parenthesis) 用得特別多——的文字：

La neige, s'étant mis a tomber des le matin, redoubla vers le soir, s'amassa durant toute la nuit. Le lendemain, a l'aube, il y en eut pres de trois pieds.....Six heures sonnerent. Dans les tenebres, que bleussait la chute lente et entee des flocons, seule une forme indecise vivait, une fillette
de neuf ans, qui, refugee sous les voussures de la porte, y avait passe la nuit..... (註五)

N. Scarlyn Wilson 英譯 ..

The snow, having begun to fall at daybreak, increased towards evening and piled itself up all through the night. At dawn next morning there were nearly three of it.....Six o'clock struck. In the darkness, tinged faintly blue by the slow, persistent fall of flakes, only one dimly — discerned form was living, a little girl of nine who, having taken refuge under the arching of the door, had spent the night there..... (註六)

瑞和的中譯 ..

像那琥珀，麝香，安息香和乳香，
歌唱精神和官能的狂喜。

Henri Peyre 的英譯並不是逐字翻譯的；爲了比較及便利不諳法文的讀者，我把原詩逐字英譯如下（以後的逐字英譯可當作法文的代表）：

It is some perfumes fresh like some flesh of children,
Sweet like the oboe, green like the prairies,
— And others, corrupt, rich and triumphant,

Hav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things infinite,
Like the amber, the musk, the benzoin and the incense,
Which chant the transports of the spirit and of the senses.

●英文字主要來自條頓系和拉丁系（也稱羅曼系）；有許多英文學者，如 H. W. Fowler 在他的 *The King's English* 一書中主張：好的英文文體應該用慣熟的條頓系字（正確的說該是薩克遜字 Saxon word），不用帶點書卷氣的拉丁系字。所以亨利·伯力用條頓系字 *sing, meadows*；我爲了要顯出英法文字的相似而用 *chant, prairies, transports, rapures* 也是拉丁系字。

●法文 *des* 有二層意思；一個等於英文的 *some*，另一是 *de les*（= of the or from the）的混合式。

●法文的形容詞和名詞之間是有 *agreement* 的；屬於形容詞性質的定冠詞 *le* 也就有了四種不同的形式：*le* 和陽性單數名詞連用；*la* 和陰性單數；*les* 和陽性或陰性複數；*l'* 則和開首是元音或靜 *h* 的陽性或陰性單數名詞連用。法文沒有中性名詞。

●法文 *comme* 等於英文的 *like* 和 *as*，後面可以接子句也可接片語；我用 *like* 是因爲通常 *like* 是接片語，*as* 是接子句的。

●*sens* 一字單複數相同，但它前面那個 *des* 說明這裏是用作複數；和英文的 *senses* 一樣，複數意味的 *sens* 具有「官能」的意思。伯力譯作單數似有點不當。

●我不大白爲何 *encens* 伯力要譯作 *Frankincense*；或許是要表達詩的指意，以便呼應前面那個 *children*。

我的逐字英譯是相當「忠實」的，但和伯力的英譯比較下，讀者不難發現兩者的差別很小；我祇是保持拉丁系字以及重複法文裏需要重複，但英文不需重複的定冠詞。但兩者的非常相似正可說明英法文是可以互相對譯而能做到極爲接近原文的地步的。

細心研究以上的譯文和解釋後，即使是不諳法文的讀者，都會感覺得很難鑑別雙禾的中譯是根據伯力的英譯，抑是波特萊爾的原詩；因爲兩者在結構上太相像了。我們因此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拋棄翻譯的美學不論（這似乎也只存在於文學作品的翻譯），就整體的結構而言，法文英譯再中譯，和法文再譯，可說差別不大（註三）。這一了解相信有助於某些譯者和讀者。現在讓我們轉向一些較細微的例外——「交應」一詩共十四行，其中竟有十一行是可以 *word for word* 的譯成英文的，除了文法上一些很微小的更動。另三行應該一提。

「交應」第二行：

Laisent parfois sortir de confuses paroles,

H. Peyre 的英譯。

Sometimes murmur indistinct words (allow confused words to escape);

雙禾的中譯：

時而呢喃著模糊的語言；

逐字英譯：

Allow sometimes to escape some confused words;

逐字英譯頗難懂，但祇要我們瞭解了這是法文文法的特殊異點後，便釋然了：

● *parfois* = *sometimes* 是副詞，大部份的法文副詞要放在動詞後面；不同英文的副詞那樣沒有一定的位置。

● *des* 可作 *some* 解，但如果 *des* 的後面有一個複數形容詞，這裏是 *confuses*，*des* 要代以 *de*。

●英文 They allow the child to go 那樣的句子，法文也有，但字的次序 (word order) 不同；法文說成 They allow to go the child || Ils laissent sortir l'enfant.

這三點可以解釋為何該行詩的結構，從英文文法的角度看來，有點不合邏輯；我們無需加入任何字，祇需輕輕調動字的次序就行了。

Sometimes allow some confused words to escape:

「交應」的另一行是第五及第八行：

Comme de longs echos qui de loin se confondent

Les parfums, les couleurs et les sons se répondent.

H. Peyre 的英譯：

Like prolonged echoes that mingle in the distance

Perfumes, colors, and sounds respond to (answer to) one another

雙禾的中譯：

像在遠處混合的悠長回音

香味，色彩和聲調相互交應。

逐字英譯：

Like some long echoes that from afar mingle themselves.

The perfumes, the colors and the sounds respond to one another.

這兩行詩特出的一點是它們各有一個反身動詞 (reflexive verb) : se confondent 和 se répondent。法文的反身動詞比英文的複雜得多，也使用得較頻，它主要有二個用處：①表示動作發生在自身，這和英文的用法相同；②表示相互動作 (reciprocal action)。像 The prolonged echoes that mingle 這樣的句子，在法國人看來，「混合」這動作是不完整的；依照外在世界的物理現象，「悠長回音」不可能「混合」其他東西，唯一可能「混合」的東西便是它們自己了 (註四)。第八行詩的反身動詞則是表相互動作的。

「交應」這三行詩雖不可逐字譯出 (沒有意義)，經過一些分析以後，我們發現它們依然是十分接

白雪，從早上開始降臨，接近黃昏時加劇，在長夜裏堆積起來。隔天破曉時分，已有三尺厚了。……六點鐘敲過。在黑暗裏，緩慢而又無情的雪花飄，把黑暗染藍，只有一個朦朧的形象在活動著，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她在大門下的穹窿，渡過昨夜……

逐字英譯：

The snow, having begun to tumble from the morning, redoubled towards the evening, amassed itself during all the night. The next-day, at the dawn, there of it were nearly three feet…… Six o'clock struck. In the darkness, which was bluing the fall slow and persistent of the flakes, only one form uncertain was living, a little girl of nine years, who, sheltered under the arching of the door, there had passed the night……

● *Yerant mis a* 是法文習語 *se mettre a* 的過去完成式分詞。習語是不能逐字直譯的。

● *il y (en) eut* 是 *il y a* 的簡單過去式 (*passee simple*)，也是一個習語。是受格代

名詞 (*object pronoun*)，法文的受格代名詞放在動詞前面，正和英文相反。

● 英文的 *which* 是個意味模糊的字，它沒有主格和賓格之分；法文則有，主格是 *qui*，賓格是

文中 *que* 代表 *tenebres*，可見 *tenebres* 一定是賓語；*la chute lente et entee*……必定是主語

。法文的大部份形容詞放在名詞後，用英文的文法來說 *la chute lente et entee* = *la lente et*

entee *chute* 法文沒有進行式的複合動詞，*bleuisseit* = *was bluing* 後面那個 *vivait* 也是相同的情

形。把這句重組它的字的次序便是 *in the darkness, which the slow and persistent fall of the flakes*

was bluing……*N.S. Wilson* 的英譯沒有依從原文的結構。中文沒有關係代名詞，我祇好用兩次「黑

暗」。

● *fillette* = *little girl*。refugee sons……以下，*N.S. Wilson* 沒有照原文結構譯出。 *y* = *there* 是

受格代名詞，所以用在動詞 *await* *passee* 的前面。

同樣的，逐字英譯（代表法文原作），相當接近威爾遜的英譯。讀者，甚至是精通英法兩種語文的

讀者，相信不能確定我的中譯是根據何者。我自己也不能確定——這因為我先仔細閱讀過兩者了，中

譯時一定受了它們的影響。但如果把這工作交給兩個人，一個只會法文，不會英文；一個只會英文，不

會法文，且假設他們都很忠於所根據的文字的結構，我想譯出的兩份中譯，都會大致相同，除了措辭用

字或許不同（措辭用字可能影响譯文的格調，但其影响實已存在於法文英譯的過程裏了，我認爲這是翻譯的美學問題；這點我們不能苛求）。

到這裏，可能有二個疑問：難道法文英譯泰半或完全能保持原作的結構，中譯不能嗎？這是否暗示著中文是有缺陷的語文？這些疑問應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有許多因素致使我們覺得，許多語文，尤其是條頓系和羅曼系的語文，的中譯，確難像英譯那樣保持原作結構。就文字本身（結構的一部份）而言，英法文都是羅馬字母，中文因是象形文字，稍隔一層。而且，英法文同是源自拉丁文的字非常多，中文和它們完全沒有血統關係；此外一些語法特點，如關係子句和被動語態，中文很難消化，英法文則有全然一樣的結構。其他如由思致習慣，文化背景所引起的語文問題，都是中文難以接受的。

中文本身或許是一種優越和發達的語文，但作爲翻譯的工具時，卻往往無法發揮它在書寫上的效力——各種語文的「翻譯功效」是有其程度上的差別的，在這方面，英文譯法文顯然比中文譯法文有效。但整個問題的癥結仍然落在最根本的事實：中文處於一個孤立的語文環境中。

3

歐洲大陸上最重要最通行的十種語文可分爲下列兩大語系（同屬印歐語族 Indo-European Family）（註七）：

（一）羅曼(Romance)系：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等。這一系的語文源自羅馬帝國時代的通俗拉丁文(Vulgar Latin)（註八）。

（二）條頓(Teutonic)系：英文，德文，丹麥文，瑞典文，荷蘭文等。

世界語文的分類是根據語文的起源，文字，語法，聲韻系統的密切關係而括分的；同一系中的各種語文因此都有著許多相同點（註九），這些相同點減少同系中各語文的相互學習和翻譯的困難。英文在這方面卻有了特殊地位：它和條頓系的其他成員不同的一點是，經過種種戰爭和變遷，英文吸取了許多羅曼語系的特點；特別是它採納了大量的拉丁系（即羅曼系）和古法文和中世紀法文的文字。在德國人

和法國人看來，英文便成了一個混種 (hybrid)。但這也致使一個英語民族享有其他任何語言民族所不能得到的優點：他們擁有一把通向歐洲十種重要語文的寶藏的鎖匙（註十）；這把鎖匙可以打開許多重學習和翻譯的困難大門——用英文來翻譯那九種語文，當然也是一件輕便和易於討好的工作。

相反的，限於古代交通的簡陋破落，以及語文本身的起源和特性，數千年來中文沒有英文那種變遷的機會，它和世界上其他語文缺乏較深廣的關係和相似；它是印中語族 (Indo-Chinese Family) 裏的中文內僅有的一系，甚至和有點血統的日文，西藏文和朝鮮文不同系（註十一）。中文譯者要使用這樣孤立的語文從事翻譯工作，特別是羅曼系和條頓系語文的譯述，比起擁有那把鎖匙的英文譯者，面對的困難是多方面的，雖然那不是中文本身有缺陷（註十二）或譯者的語學修養不足。一句話，中文譯者和英文譯者的處境是不平等的——中文譯者應該得到我們更高的尊敬。

註釋：

① 參閱 Frederick Bodmer, *The Loom of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esp. Chs. IV, V, IX

② 石元健說：「在一個有效的歸納論證中，前題之真並不足以保證結論必然為真，前題之真只提供相當的理，由使我們相信結論之真具有某種程度的可能性 (probability)，然而再高的可能性亦不等於必然 (necessity)，相信前題之真但不相信結論為真並不會產生矛盾。」——「邏輯」，自由青年，第四十三卷第五期（台北，一九七〇），頁一八一。

③ 葉珊在一篇不大正式的論評文字中說：「假定你看英文，讀英譯的托斯退耶夫斯基或卡夫卡至少比讀中譯的保險一點，因為英譯的只轉了一次手，而中譯的往往不是來自英譯就是來自日譯，已經遠了些。」——「新文學的舊困擾」，純文學，第五卷第六期（香港，一九六九），頁五八。（台灣版的純文學期數不詳）。他似有點看不起轉二手的中譯，可惜他沒有提到卡謬；我不懂俄文和德文，無從作比較。但從語文分類的情形（見本文第三節）看來，俄文和英文不同系，自難有相似點；德文卻和英文同系，很可能有相似點，不致於太「遠」些」。

④ 法文這種用法詳見 E. S. Jenkins, *Teach Yourself French Grammar* (London: English Univ.

Press, 1966) pp. 161-2.

⑤ 羅世 N. Scarilyn Wilson, *Teach Yourself Everyday French* (London: English Univ. Press, 1966), p. 28.

⑥ *Ibid.*, p. 151.

⑦ *The Loom of Language*, p. 194.

⑧ *Ibid.*, p. 176.

⑨ 趙元任說他有一次主持一門「中文語音學」的研究生課程，有三位分別來自瑞典，丹麥和挪威的學生，在一個討論會上各說各的母語而竟能互相表達和了解，因為那三種語文都屬條頓系；可見有些語文是很近似的。詳見 Yuen Ren Chao,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p. 94.

⑩ *The Loom of Language*, p. 16.

⑪ *Ibid.*, p. 194.

⑫ *The Loom of Language* 的作者在比較中英文時，他似乎很欣賞中文的規律文法和沒有變形 (flexion) 的文字 (p. 122)：他甚至有點「沾沾自喜」的預言：英文將來可能發展成中文那樣沒有文字變形的語文 (pp. 122, 441)。但中文也不能說完全無缺點；名翻譯家傅雷會表示他很同意周作人的見解：用文言譯外國文比用白話文來得接近。傅雷說：「文言有它的規律，有它的體制，任何人不能胡來，詞彙也豐富。白話文却是剛剛從民間搬來的，一無規則，二無體制……我們現在所用的，即是一種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雜種語言……我覺得譯文風格的攪不好，主要原因是我們的語言是「假」語言。其次是民族的 Mentality 相差太遠。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卻是綜合的，詩的。這兩個不同的美學原則使雙方的詞彙不容易湊合。」——「傅雷致林以亮書」，純文學，第三卷第四期（香港，一九六八），頁廿〇三至四。林以亮在文後說這封信大概寫於一九五一年。

更高的尊敬以外的

編輯室和賴瑞和的一些討論書信

□ 賴瑞和給編輯室的

Dear Editors,

寄給你們的稿子「法文·英譯·中譯：兼論中英譯著的處境」，想已收到？副標題「兼論」，事實上沒有什麼論點，我想改作「兼談」……

我不習慣寫太長的東西，寫上三千字的文章我就會像生大病似的，要盡快把它結束寄出；那篇論文也不例外。現在想起來（我底稿也沒有留）覺得還有些地方需要補充和修正；所以這里寄上全文的第四節（算是「後語」），及另五個腳註，請你們替我安排一下。說到腳註，我倒想起我們中文作者寫文章時的一個壞習慣，就是引用了別人的意見或一些資料，總是不註明出處；在我看來，這是不尊重他人的學術成果和不負責任的。譬如藥藥的「遊魂的控訴」，需要的腳註不只五個；而且那五個腳註也是不標準和不完全的。所以我在文後附著的腳註完全註明一切需要的，一方面可以方便有興趣作更深入了解的讀者找到有關資料；另一方面倒想「開開風氣」。我是根據一些學術雜誌裏的腳註及 John C. Hodges, Harbrace College Handbook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2), pp. 411-416, 談到註一節提供的 Model Footnotes Reference, 安排我的腳註……

另外，我想在上次寄給你們的那篇東西裏作一些改正如下：（編輯室按，已依照作者意思改正，從略）

最後，我希望能得到你們的批評和意見，並祝編安

賴瑞和上 一九七〇·八·十六

□編輯室給賴瑞和的

瑞和先生：

謝謝你的來稿「法文·英譯·中譯——兼論中英譯者的處境」。

改革「蕉風」，我們有個目標是要把它搞成一本傑出的本地人的雜誌，我們強調勇於表現，勇於作思想者、學者、創作者，你的來稿，一如其他熱誠又肯用功的作者們之來稿，加強了我們在這方面之信心。

編輯室工作者尊敬你的工作，也重視你的心得。不過，在發表你這篇論文以前，我們願意提出我們的初步印象，和你作一點粗淺的斟酌。

來稿的1、2章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交應」一詩的原文及中英翻譯而對語文（尤其是英文和法文）在部份構造上作一些比較的工作，對於不諳法英文之讀者來說，你確是會給他們上一節很好的文法課（當然，法英文法一節是上不不完的），第2章的左拉的詩文，也是這個中心的例証，你所討論的結構事實上只局限於「文句」的專題，雖然你在第2章的開頭有提到「在詩裡面，節奏和文章往往控制其結構……」可是，要談這個專題不能忽略語言（尤其是英文之語言系統）、詩韻和詩的音節等問題，大作對這點完全沒有論及。因此，我們認定，來稿既不是一篇全面討論「交應」一詩之原作及中英譯文及由之所引發出來之各種翻譯問題之文字，就與文章的那個又大又廣之標題就有了脫節的現象。我們覺得，若你能將題目縮小一點，大作是值得推薦的。至於「中英譯者的處境」，因兼及不多，而第3章又失之太簡，學術性不高，要談諸如第3章所述的問題，非以 Charles Barber 寫「The Flux of Language」(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5) 一類篇幅，不能窺其一斑。

至於你所增加的第四章，除了開頭那一段是上文所得的結論的重複以外，其餘涉及「語文」「結構」等方面之文字，文思有點混亂，題旨不清，這一篇「後話」是多餘的。所引葉珊及夏菁詩以示句法和

節奏之關係，只是創作的，又是一種語文的，與通過翻譯保留原作文字結構，但是否也能保留原作的節奏、彈性，等等，似乎沒有有力的關聯。這一部份，我們退回給你。

你來信中要在文中註解增刪的地方，我們都已作爲增刪。只有註②③及④中的「頁」字我們沒割掉，因爲你是用中文寫作，而且那三個註都是中文書的。註脚之「標準」應基於「清楚」和「實用」，標準不一定是我們的標準，況且洋標準的也有很多例外，比如 Colin Wilson 在 *Outsider* 一書中之註釋，比在 Vol no. 之後用上 P. 或 p. 你沒有在信中說明註釋中的洋書名應該用 *Italic* 體字（甚或中註中的中文書名應用別體字如黑方體等），所以不算很「標準」。

多給「蕉風」寫些好作品。祝

平安

編輯室上

□賴瑞和再給編輯室的

Dear Editors,

十月九日的來信收到，你說十一月份的蕉風，將刊出拙作「更高的尊敬」。「更高的尊敬」大概是你們替我那篇論文「法文·英譯·中譯：兼談中英譯者的處境」另取的標題吧？但這個新標題顯然（或好像）不適合作論文的標題。我原來的標題，你上次的來信說：「若你能將題目縮小一點，大作是：『我回信時忽略了這點，沒有想到要更換一個標題；後來重讀來信始發覺那個標題有點不當，以及你們的 intention。但後來因爲沒有再接到你們的覆信，倒把它淡忘了。』」法文·英譯·中譯的結構：兼談中英譯者的處境」這標題你們以爲怎樣？照我的意思，「蕉風」不是一本學術性的雜誌，發表在「蕉風」的論文自然是 *general* 的，不是 *scholar* 和專門化的。所以，讀者看到標題「法文·英譯·中譯」，他該不會 *expect* 什麼精實的、權威性的見解；而且我的文章只用了八千字左右來寫，清楚顯示那是一般性的文章，因爲如果要作 *serious study*，「法文·英譯·中譯」這問題是可以寫成一本專書的。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原來的標題倒不算太深廣；現在我有意加上「……結構」這兩字，也祇是求 *precise* 一點罷了。在星馬，要寫點較 *serious* 的論文，最大的困難恐怕就是參攷書籍很難找到。譬如我寫那篇論

文，主要的參攷書是 *The Loom of Language*，這本書雖厚達四百餘頁，仍嫌 *General*；如果是根據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ench and English* 一類的參攷書，我想我會寫得較詳細一點。但我還未進大學，這類參攷書又難在市立的圖書館找到，因此只好將就使用 *The Loom of Language*。寫那篇論文使我「痛苦」了一個時期，但也學到和體會到很多東西。祝

編安

賴瑞和上 一九七〇、十、十二

談文學的口語化

那是一個微有涼意的下午。地點是板城板光別墅的大廳。蕉風和學生周報合辦作者研討會的第二天，人早到齊了，很熱鬧地，在閒談中開始。記錄是賴敬文和歸雁。

李蒼：今天下午這個座談會的題目是：「文學的口語化」，說得清楚一點，是文學中文字表達的口語化，爲了討論上的方便和有系統，我們將它分爲詩與小說兩方面進行。我們首先談談詩的口語化問題，然後再談小說。……我們也不需要推舉甚麼主權啦！大家就好像聊天一樣，有甚麼話就說甚麼話。

綠浪：我發覺最近詩作者有一個趨向，就是文字的應用



很口語化，一改以前堆砌文字的現象，這應是可喜的。

慧君：甚麼叫做口語，我們能不能下一個定義？

李蒼：我個人認為口語乃是接近時空的語言，而表現在文學上的。

梅淑貞：我認為我們日常用語，經過提煉後，運用在詩或其他文學體裁上的文字，皆可稱為文學的口語化。

白堊：是不是應該認清，不一定口頭上常講的話都叫做口語；原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語，方言和口語是不是也有一段距離，是不是也應該劃分一下。

姚拓：口語是有時間和地方色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口語，其中總有不少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在水滸傳中的對白就是道地的河南話。

歸雁：如果口語不能和方言劃分清楚，口語化的結果將會是一種危機，這情形在詩中尤然。我認為口語，就是此時此地所用的語言，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李蒼所說的「時空」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語應用口語的目的，在於取代一些腐朽陳舊的語彙，而應用比較接近日常生活的語言，避免使詩的文字成爲阻礙讀者進入詩的境界的圍牆。

山芭仙：本地作家的作品的確應該如此，要能表現特出的地方色彩，在詩方面，我認為不能全部口語化，否則作品將趨於平淡如飲白開水，

李蒼：口語化的結果如使一首詩變成白開水，那我寧願不要口語化，其實真正的口語化是要做到在表達時是正確、親切，充滿生命，而蘊藏深邃的含意。

小說的口語化問題

李蒼：小說的口語化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我們的文壇上寫小說的人是不是都應該有一個普遍的感覺，那就是小說中的對白必須口語化和符合地方性。我曾經看過一篇以檳城爲背景的小說，裏面竟出現，傭人稱呼老闆爲「老爺」這件事，這是很不符合地方事實；在檳城一般人都叫「頭家」根本就沒有稱呼「老爺」的，而且句子方面都彷彿不是我們日常所熟悉的。

姚拓：寫小說應以最親切的文字運用在作品裏，才能使讀者有所感受。所以小說中人物的對白必須適合

所要描寫的人的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形體，講話的口氣和所用的語言都不相同。因此描寫得準確與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綠浪：如果能把方言滲進對話裏，不但能使人物顯得栩栩如生，且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梅淑貞：例如牧犛奴的小說集中有用到 *Savara* 這個字，這使讀者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如果將它改爲親一親或吻一吻，不但令人感到肉麻，而且失去原來的意思。

李蒼：將方言運用於小說裡，似乎只限於對白，不過有時在描寫或敘述中，也非用方言不可，譬如「巴剎」這兩個字，還找不到一個更適當的詞句來代替，「巴剎」原由馬來語音譯過來的……

白堊：另一名詞如「巴士」，雖是英文，但在這裡，我們習慣上已把它當作華語。我想口語化能够做到的是選擇最貼切和接近生活的文字，在語言方面並非是一定要純粹，口語化是沖淡「文藝腔」最好的方法，有些人的作品中，文字的運用非常的文縷縷，好像非這樣就不能成爲文藝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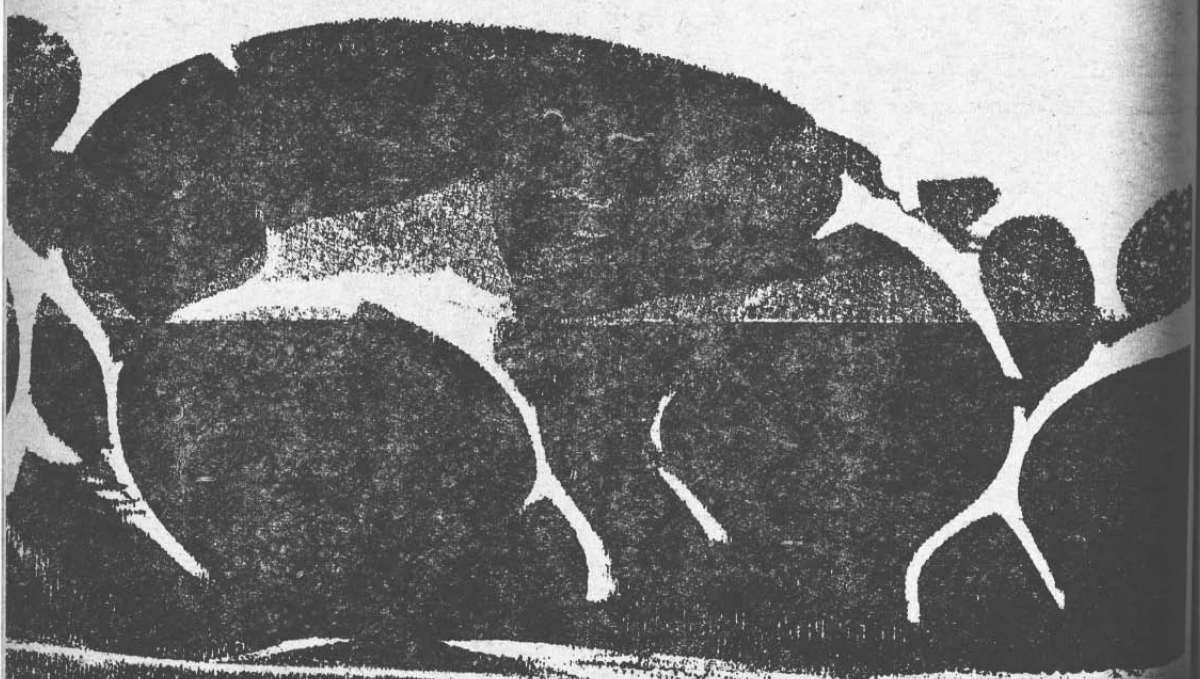
歸雁：文學的口語化的過程是波浪式而非平行的，這點從文學的發展中可看到，例如詩詞之類，有一個時期是樸素平淡，有一個時期是晦澀難懂的，馬華文壇作品趨上口語化，現在已是一個開端，一步一步的走去，我相信馬華文學史上這一筆是重要的。

喬治·克恩著

JAMES JOYCE

ulysses 其斯里尤·

完顏藉譯



歷史是一場惡夢（上）

尤里西斯第一部第二章

史蒂芬離開了塔堡，面對大海（偉大的母親，愛爾蘭），從內心中吐出一個辭兒：

篡位者。

篡位者既指慕禮甘，也指海恩斯。前者代表英國，在海島統治下的愛爾蘭是一項歷史錯誤；後者代表愛爾蘭現有的剝削者；他佔用了史蒂芬的居室與食物，對居停主人還極盡挪揄的能事。

史蒂芬說：「歷史，正是我想擺脫的夢魘」。而歷史，也正是「尤里西斯」第一部第二章奈斯脫的主題。至此，清晨的金白天色已作褐色——塵土的顏色、古董的顏色、暮氣迷蒙的顏色。這一章的主要敘述是對話體，與作為背景的學校很配稱。

學校是狄西先生的。史蒂芬是教務員，教歷史、文學、甚至數學。這一章一開頭，史蒂芬便向班上學生發問有關歷史英雄皮魯斯（Pyrrhus）的那場阿斯古倫（Asculum）戰役。皮魯斯於公元前二八三年，率領大軍與大象隊，趕到意大利的德連登城增援，大敗羅馬軍。公元前二七九年，他又在阿斯古倫「大捷」，但在這次大捷中，他却大損兵將，己方的傷亡慘重至極。皮魯斯便是在大捷之後，在戰場上說了那一句名留千古的話：「另一次這樣的勝利，我便完蛋了！」

史蒂芬之所以要挑出這般史實，一方面是說明歷史對他是一場惡夢（對愛爾蘭何嘗不是？）；另一

方是因為皮魯斯也像他自己、像愛爾蘭一樣，是被篡有。此外，皮魯斯也是一個古代的民權運動者，他力圖解放一批「選民」，結果失敗，其結局與十九世紀愛爾蘭民權運動領袖厄尼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差不多一樣，與摩斯也近似。

當史蒂芬在發問時之際，他的心裡默念着英國名詩人布列克（William Blake）的詩句：「歷史是記憶之女捏造出來的故事」，是最不可靠與最殘酷的東西：過去許多本來美好的，全毀在歷史的手裡。「我聽到……破碎的玻璃和傾倒的水泥工程（或石造建築物），而時間是一把蒼白的滅絕火燄。」

總而言之，歷史對班上的學子與這位窮教員都是一種負累。學子們必須死記已矣的那些昨日黃花；史蒂芬則拚命想擺脫「過去」在他身上所留下的創痕。「過去」使他生命中不算少的部份被註定：諸如他的出身、他所承繼的宗教、國度與社會地位等等，這些全是他無法自主的部分。

皮魯斯（歷史）——安士德隆答道——是個碼頭。史蒂芬由碼頭聯想到歷史是一座失意的橋。這座失意橋正像愛爾蘭的京士敦碼頭一般，是愛爾蘭受辱的旁証之一。我們不難想像愛爾蘭的碼頭女郎，在京士敦碼頭上向英國水兵賣弄風情的光景。所以安士德隆一提到京士敦碼頭，班上的學生笑了（有些交相耳語），沒有樂意但却有深意的笑。

皮魯斯在阿哥斯栽在一個婆娘（女巫）的手裡，凱撒被刺而亡，愛爾蘭臣服英國，一如海恩斯所說，都是歷史之咎：許多不應該發生的事竟都發生了！

史蒂芬把課題由歷史轉向詩。塔波爾開始唸密爾敦的「黎西達」（Lycids），史蒂芬則依然一心想着過去（歷史）。過去有一段日子，他在巴黎的聖真尼維夫圖書館研究阿里士多德的學說：「思想中的思想」，「萬形之形」。耳旁則响起塔波爾誦詩之聲：「漂主的神能步過波浪……」於是史蒂芬想起耶穌對信徒與不信之徒的影響，信徒與不信之徒形成二心，於是有一把凱撒的歸凱撒，主的歸主」現象，這種聯想，對愛爾蘭的政治情況，當然別具深意。

（未完）

附：尤里西斯第一部第一章譯文錯誤勘正

二一四期蕉風第79頁第6行：「那孩子的茫然的面孔，那茫然的窗」，應該改作：「那孩子的茫然的面孔，問那茫然的窗。」同頁第8行：「我已有所聞，所有空閒留下的虛墟……」應作：「我（彷彿

「聽到，所有空閒留下的廢墟……」

第80頁第2行：「我意識到我的缺乏策束」應作「我意識到我的缺乏管束」。同頁第4頁：「碼頭是伴向波浪的東西。」應作「碼頭是伸向波浪的東西。」同頁第6及第7行：「他們的相助之外：」應作「他們的相似之處：」同頁：「巧妙地戳穿他那經過磨尖的心的鐵甲。」應作「巧妙地戳穿他那經過磨光的心之鐵甲。」

第81頁第6行：「隱約跳動的心葉」：應作「隱約跳動的心之觸角：」同行：「是下略的一隻樹懶」，應作「是下界的一隻樹懶，」

第82頁23行：瘦削的頭項說明他沒有準備好，應作：「瘦削的頸項說明……」。

第84頁第2行：「正在我身傍變腰」應作：「正在我的身傍彎腰」。同頁17行：「……從逕自吼叫，應作：「便逕自吼叫」。

第85頁：「會覺得它們得心應乎」應作：「會覺得它們得心應手」。

第86頁第13行：「慕禮剛」，應為「慕禮甘」。

第87頁第19行：「……將圖樣捲上來……」應作：「……將圓桿捲上來……」。

第88頁第1行：「克蘭利勸我致富的捷徑就在此，在那些染滿污泥……」應作：「克蘭利引我尋找致富的捷徑就在此，在那些染滿污泥……」同頁第2行：「在泥濘之上。美叛徒舍對等……」應作：「在泥濘之上獵取奪標馬匹。美叛徒（馬名——譯者）賭金對等……」同頁第16行：「我不會咬牙齦字吧？狄西先生一面讀一面問史蒂芬……」應作：「我不會咬文嚼字吧？趁史狄芬往下讀時狄西先生問……」

第89頁第7行：「為老英國送給的的床席將編好」應作「為老英國送終的床席將織好」。

第91頁第8行：「慕禮甘將給我按一個新的譯號」應作：「慕禮甘將給我安一個新的綽號」。同頁17行：「他在神色凝重前皺眉頭」應作：「他對着明亮的天色神色凝重地皺眉頭」。

風訊

□正如本期的一位作者說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之後，我們才來大談蘇辛尼申，這任由我們怎樣解釋，都是一種諷刺。我們無意跟隨這個在西方世界建立的文學標準，一個作家的存在意義和作品的創作價值，並不會因為得甚麼獎而有所增減，但是，在一個世俗的標準裏，一個作家如果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會受到重視，這裡所說的重視，不是作品的價值的增加，而是能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去年，在戲劇專號裡我們介紹一九六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克的作品「結局」的時候，說過：「是在『狀元名下看文章』的心理下叫好呢？或者作鮑島埋沙地無視於別人的價值標準的判斷？那是一種心理狀態問題，我們盡的是介紹的責任，任何文學作品的評價，常因見解不同而見仁見智，問題是在於能否不訴諸情緒而用理智作分析判斷。」現在，我們也是在這種想法下介紹蘇辛尼申。

□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裡，要刊出一個專題介紹蘇辛尼申，在資料搜集和撰寫翻譯各方面，都顯得倉促，爲了配合黃裕、孤鳴、梅淑貞三人的三篇專稿，我們也轉載了李國威的兩篇文字，原文刊於本刊在香港的姊妹刊物「中國學生周報」。

□五篇文字的作者對蘇辛尼申的譯名各有不同的譯法，爲了統一起見，我們全依照黃裕的譯名「蘇辛尼申」。

□在發表賴瑞和的論文「更高的尊敬」的同時，我們發表了賴瑞和和編輯室之間的三封書信。從這些信件中，讀者可以了解蕉風的編者和作者對一篇作品的嚴肅態度。

□也許會有人認爲，我們（或者某一個編輯人）在炫耀一些語文智識，如果真有這種誤會，那是計較不了的。我們平凡得很，但是，對學問和藝術的認知，永遠不會滿足，能力雖有限，但不敢不

在工作中學習。同時，也正如給賴瑞和信中說的：「改革『蕉風』，我們有個目標是把它搞成一本傑出的本地人的雜誌，我們強調勇於表現，勇於作思想者、學者、創作者。」勇於作思想者、學者、創作者雖不一定能真正成爲思想者、學者、創作者，但是，如果不勇於起步，一切會變成空話，理由明顯得很，耕耘不一定有收穫，但不耕耘，則絕對沒有收穫。

□我們曾計劃在今年內安排刊出一個「留學生專號」，這個個計劃受到了一點點拖延，第一是信件來往費時，第二是留學生們自己的時間很難控制（不少人是一面讀書一面工作）。我們抱歉這個專號不得不在較後的時間刊出。

□在美國讀比較文學博士班的林綠，是我們在海外與留學生聯絡的一個中心之一，不幸他遇了車禍，住在醫院裡，一些聯絡工作不得不中斷，這也是留學生專號延期的原因之一。下面是林綠給編輯室一位朋友的信：

「XX：今年秋季正式開課，但我仍未能返校，由於一次車禍（我的車子「橫衝」「直撞」了兩家房子）車子全毀，自己受了傷：左腕扭斷（幸好是左腕，還可以用右手寫信），下巴縫了十針，嘴部嚴重受傷，動了大手術，目前仍不能講話。

「留學生專員」未能給你寫稿了，十分抱歉，前個時期看到寄來的「小說專號」，甚爲欣慰……我仍在博士班（直攻博士），所刊「碩士論文」不確。M. A與P. H. D不同，前者沒有Major乃泛讀，後者必須選好範圍，並自其中「專門化」（Specialize）一個項目，我乃專攻廿世紀中英美現代詩比較，但廿世紀新詩博士班學生，亦必須同時懂得廿世紀其他的文學創作，如小說、批評、戲劇等，我的論文將祇涉及現代詩，但我這段過程所修的課，除有利於我的「專門化」範圍外，比較理論，比評理論、小說、哲學、戲劇都得有一定程度的學問，否則很難通過Ph. D的口試和筆試。

我將儘力幫忙「蕉風」出專題，但我無法Promise你，我說過，在美國很難控制時間。譬如我此次受傷，時間損失很大（金錢更不必談了），需要補救。

林綠上。

□「文學的口語化」是一篇座談會記錄，是八月五日在本刊和學生周報合辦的作者研討會中的一個項目，本來另有一篇報導這個研討會的文字配合刊出，限於篇幅，臨時抽下。

□創作方面，圓心鶚、曉霞、落葉的文字第一次在蕉風刊出，我們願意看到有更多的新名字在蕉風出現。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